□ 12
3764
215

D12
3964
215

學禮管釋十三

南菁書院

釋祭有不立尸者

當塗夏炘心伯著

古者祭祀必有尸祭先自虞始所謂男尸女尸是也特牲少牢之饋食又其著焉者也尊莫尊於天然祭天亦有尸太祝大禋祀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隋釁逆牲逆尸尚書大傳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晉語平公祀郊董伯爲尸是也社稷之祭雖勝國之社猶以士師爲尸則祭地與大社國社必有尸明矣白虎通載周公祀太山召公爲尸則祭山川有尸曾子問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則祭五祀又有尸他如祭墓以墓大夫爲尸聘禮賜饔

91-248

唯羹飪簋一尸則凡祭無不有尸可知然亦有豕立尸者約而數之其別如左

一爲學宮之祭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注云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疏云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炘按釋奠無尸則釋菜可知釋奠於先聖先師無尸則釋奠於先老可知

一爲婦人廟見之祭士昏禮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于廟奠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棗栗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

炘按廟見無尸故其奠菜也與學中之釋菜同又按昏義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詩召南采蘋三章於以奠之宗室牖下毛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奠於牖下鄭箋云牖下戶牖閒之前攷特牲少牢饋食無堂上之事惟天子諸侯有坐尸於堂之禮今釋奠而在堂上之牖下與昏禮設几於戶外同箋云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　其爲無尸亦可知

一爲喪禮未葬以前奠於尸柩之祭攷士喪禮始死小斂奠太

斂奠既殯朝夕奠朔月奠將葬祖奠遣奠皆無尸三虞而後有尸檀弓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謂諸奠之祭肉皆不剝也

炘按奠禮無尸故不曰祭而曰奠於文亦手持肉爲祭置酒於俎上爲奠故凡釋奠奠菜皆無尸也

一爲遷廟之祭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入立于阼階下有司如朝位君升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樽于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君再拜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擇日乃祭焉

炘按遷廟無尸故無牲牢但用嘉幣告事而已

一爲釋幣于禰于行于門之祭聘禮使者受書後厥明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元纁束奠于几下出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又聘畢反命釋幣于門按依注當作釋奠于門乃至于禰廟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席于阼注云不酢於室異於祭疏云正祭時有尸此告祭無尸故異也

炘按凡釋幣釋奠皆無尸五祀之祭冬祀行其有尸者乃四時正祭此祭行無尸因違行而祭非四時之正祭也以此推之曾子問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覲禮侯氏裨冕釋幣于禰皆無尸可知又祭山川之神曰軷詩曰取

抵以輟周禮大馭曰犯輟聘禮出祖釋輟祭酒脯其禮與釋幣于行相類則亦無尸可知

一爲庶人之祭大戴禮天圓篇曰無祿者稷饋盧注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爲主

一爲殤與無後之祭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尸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爲陽厭

斯按尸必以孫無後者無子何論於孫故但無尸厭祭而已又按無尸之祭其可攷見者如此

釋弔事弁絰服

服問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周禮司服凡弔事弁絰服又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以二經校之弁絰服者弔事之服也當事云者當弔事之時也當弔事之時異於居與出之事也公爲卿大夫之喪其居之時錫衰出之時亦錫衰惟當弔事則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加環絰也居與出則皮弁與此與檀弓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不同檀弓之當事據受弔者言言大夫弔於主人主人適當大小斂之事則辭於大夫此當事據君言言

君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惟當弔事則弁絰司服職所
謂凡弔事弁絰服也疏云當事則弁絰者君行往弔卿大夫當
大斂及殯幷將葬啟殯當如此之事則首著皮弁身衣錫衰大
夫相爲亦然不當事則皮弁是以當事爲當斂殯啟殯諸事其
不當斂殯之時則服皮弁以弔也顯與經不合矣
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注云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
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往則錫衰按弔者之服視主人之服爲
變除始死者主人羔裘元冠則易之故孔子曰羔裘元冠不以
弔主人既小斂先變首之笄纚而袒髽繼又襲絰於序東則
弔者亦變首服而加絰喪大記云主人卽位襲帶絰踊弔者襲
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檀弓既小斂子游襲裘帶絰而入是

也主人成服以後袞裳純乎喪服則弔者始服錫縗疑袞之弔
服而首弁絰也君有賜視士之大斂斯時主人已小斂而襲絰
君爲主諸侯弔必皮弁不可也小記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
以皮弁爲弔本國之士似非
或曰雜記言君於大夫大斂爲之賜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爲
之賜大斂焉君視小斂在未小斂之前主人尚未襲絰則君不
弁絰可知曰經言常制君弔臣喪皆在大斂及殯其視小斂出
於特恩非其常也非其常者經遂不詳其制或斯時主人未襲
經君皮弁襲裘以往亦未可定然經既不言無妨闕疑若鄭士
喪禮君視大斂之注以爲皮弁襲裘斯時主人既襲絰君何爲

而不弁絰乎

又服問疏云君往弔卿大夫當事則弁絰若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非也弁師云凡弔事弁絰服言凡士亦在內非專指卿大夫也大馬天子之弔服三錫衰緦衰疑衰爲公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疑衰諸侯之弔服亦三爲卿大夫錫衰爲同姓之士緦麻爲異姓之士疑衰此諸侯之與天子異者也卿大夫但服錫衰以弔士疑衰以弔此卿大夫士之與諸侯異者也又服問但云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雜記但云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而不及士則君爲士之緦衰疑衰只弔時服之平居及外出不服可知亦不爲之不食肉不舉樂矣此又君待卿大夫士之異者也至於當弔事之時只有弁絰並無他服故司服云凡弔事弁絰服言凡則賅一切可見弔服無不弁絰者又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王爲士首服且弁絰則諸侯爲士豈有不弁絰者乎

弁絰之制不同斬衰苴絰齊衰以下牡麻絰苴絰大搹圍九寸齊衰以下之絰各去五分一以爲之度此喪服之絰也弔者之絰謂之環絰環絰者大如緦之絰纏而不糾加於素冠弁之上弁師職曰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司服云凡弔事弁絰服又錫衰緦衰疑衰其首服皆弁絰弁絰者卽環絰也喪服之絰無有名環絰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下云公視大斂云云是小斂環絰二句專爲弔服言之言小斂而弔則環絰諸侯大

夫士皆然注疏以環絰爲孝子之絰非是孝子小斂後倚尸於堂襲絰於序東之絰卽大斂之絰非另有一環絰小斂服之及成服後又服大斂之絰也

釋婦人不杖

婦人不杖禮之正也其所以不杖者因其不能病也杖之制本所以扶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爵尊而德優其居喪盡禮鮮不創深痛鉅特設杖以扶之所以優尊者故曰杖者何爵也然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至不爲主之子悲傷之心與爲主之子同其身病體羸亦無不同故曰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然則輔病之義通於上下矣惟童子婦人不能病授之以杖是僞也故傳申之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此二句傳所以補經文之闕也經詳列成人之喪而無童子之衰絰與成人同其異者在不杖婦人之衰絰亦與男子同其異者亦在不杖故斬衰首杖惟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子嫁反在父之室爲其父母此四婦人不杖疏衰三年削杖惟母爲長子不杖作傳者恐人見經文列服有杖疑婦人亦與男子同故特發傳以補其闕是乃周公所制之禮禮之正而亦禮之最初者也後王踵事增益童子之當室者則免而杖於是杖通於童子而問喪特記之婦人亦本不杖後假於有爵而杖之義故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是也又假於爲主而杖之義故大記又云大夫之喪

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皆杖是也又假於無主亦杖之義故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是也此皆後起之禮見於記人之所述非喪服最初之經故不同如此康成惑於服問大小記諸書婦人有杖者多遂謂婦人之成人者杖童子不杖則喪服傳爲不詞而後儒聱轕紛紛之論由是以起矣

釋射侯

侯之制以布爲之有上个亦謂之上舌有侯中有鵠有左右舌有下舌下舌亦謂之下兩个而統名爲侯所射者侯中也而鵠又侯中之命中者也侯中之取數以貍步之弓爲之度弓二寸以爲侯中九十弓者侯中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丈二尺八十弓者侯中丈尺六十弓者侯中丈尺四十弓者侯中丈尺二十弓者侯中丈尺侯中之一以爲鵠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十尺者鵠方三尺三寸小半寸凡此侯制大射賓射燕射之所同也天子大射於丈八尺之侯中除鵠六尺外以虎熊豹諸皮飾於布上又別以皮六尺棲於中謂之鵠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是也下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制與天子同但尺寸之大小不同耳註云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壇謂之鵠著於侯中此侯在鵠之側設於布上尺之地也又方制之以爲臯與準同說文作臬侯中謂六弧工記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即大射之侯皮侯者以虎熊豹之皮爲侯棲鵠者又制六尺之皮棲於侯之中央也此大射之侯可以攷見者如此賓射異於

大射者在五采之正蓋賓射亦以皮爲鵠與大射同鵠之外不飾以皮而以五采之正飾之先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而謂之五采之侯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士無大射故司裘不言士賓射逮於士士與大夫同射一侯而士所異者用豻侯故特言豻侯以別之因士之言豻侯而知天子之三侯卽司裘之虎侯熊侯豹侯也諸侯之二侯卽司裘之熊侯豹侯也卿大夫之一侯卽司裘之麋侯也先鄭云三侯虎熊豹二侯熊豹豻者獸名獸有貙豻熊虎大射儀作干鄭康成云胡犬也賈氏達云正五重鵠居其內先儒之舊說其顯證矣正居鵠外故中庸謂之正鵠猶獸侯之質居鵠外故荀子謂之質的鄭司裘注又方制之以爲準謂之鵠準南子注的射準也又射義發彼有的注云的謂所射之識皆由外及內之詞梓人張五采之侯則遠屬國鄭以賓射當之賓射之異在正不在鵠大射侯中皆一色之皮故但云皮侯賓射皮鵠之外有采正故特云五采之侯以別之此賓射之侯可以攷見者如此燕射異於大射賓射者大射賓射天子三侯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下又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是大射賓射同射虎熊豹之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後三侯爲虎熊豹之侯明矣諸侯二侯卿大夫一侯士無大射而有賓射與卿大夫同一侯燕射則自尊及卑惟有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布侯虎豹士布侯鹿豕是也記又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大射侯中全以皮爲之賓射皮鵠以外飾以五正燕射之鵠亦以皮爲之

鵠外之所飾不以五采而但有白有赤有丹謂之爲質天子熊
侯麋鵠而外其質白諸侯麋侯棲鵠而外其質赤大夫士則變
皮而畫之又去奇而耦之畫虎豹鹿豕以爲鵠其質丹凡者凡
大夫士也大夫士畫獸異於天子諸侯之用皮故曰凡畫者丹
質也質在鵠之外鵠亦謂之的故荀子勸學篇云質的張而弓
矢至淮南子原道篇云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先質於的
知質在鵠外矣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鄭以燕射當之此燕
射之侯可以攷見者如此自後鄭不從鄭仲師三侯爲虎熊豹
之注而專取仲師正所射也一言釋三侯二侯一侯爲五正三
正二正又誤釋白質赤質丹質之質爲采地於是正外鵠內質
外的內之制不明而所謂三侯二侯一侯者一經之中或指虎

熊豹或指五正後儒愈說愈歧左右齟齬求其融貫全經而一
無阻礙者難矣

釋萬舞

干戚舞謂之萬舞公羊宣八年何注云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
樂之故名孔穎達月令疏云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
得天下夏小正係夏時之書亦云萬用入學其義未聞或謂禹
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洪氏震煊云按竹書紀年帝舜
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則萬之爲舞又不自禹始矣儀徵
阮侍郎說讀萬當如厲卽發揚蹈厲之義按干戚皆爲武舞文
王世子春夏教干戈鄭君注云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
學之動作與發揚蹈厲之義合則侍郎說是也炘按發揚蹈厲

大武之舞誠有之舜禹之干戚或未必然竊意干萬之萬本無正字借蠆名爲之說文蠆毒蟲也从虫歬聲蠆或从蟲从萬蠆蟲也从虫歬聲蠆或从蟲从萬說文虫獸足蹂地也象形蓋因象其腹艸象其首首之兩角有雙毛健然如人艸音拱說文手之形竦手也故名爲萬人舞干戚亦必艸手執之有似於萬之飛翔因以爲名周禮兵帗羽皇諸舞皆假物爲名不以人取義則萬人之說固非而蹈厲之義亦未有當也

釋槃

古人洒手謂之盥洒面謂之顧命作頮說文洒髮謂之沐洒身謂之浴洒足謂之洗承水者謂之槃說文有槃無盤儀禮皆作槃喪大記皆作盤或作槃作盤槃者古字盤者今字也公食大夫禮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注云爲丞盥既夕禮用器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注云此皆常用之器也杅盛湯漿槃匜盥器也流匜口也士虞禮匜水錯于槃中南流注云流匜吐水口也又云尸入門滔尸盥宗人授巾注云滔沃也沃尸盥者賓執事者也特牲禮尸盥匜水實于槃中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少牢禮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尸入門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古人盥手之用槃如是蓋盛水者謂之杅注水者謂之匜匜似羹魁以挹水於杅柄中有道可以注水謂之流先錯匜于槃中使人奉之尊者就槃盥手奉匜者以流注水於手奉槃者自下承之盥水悉注於槃盥卒又授巾拭

之若是者謂之盥槃其沐浴之槃則士喪禮及喪大記所記特詳士喪禮始死新盆槃注云盆以盛水槃承渜濯又曰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笲櫛於簞浴衣於篋又曰外御受沐入乃沐櫛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管人授御者沐沐用瓦盤挋用巾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古文沐浴之盤如是蓋沐浴之盆猶盥之杆沐浴之料猶盥之匜沐浴之盤亦猶盥之槃盛水於盆中以料挹取料與斗通詩云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料亦有柄說文杓料柄也可注水而沃於身下承以盤若是者謂之沐浴之槃分言之洒手曰盥洒面曰醧通言之則面亦可曰盥內則雞初鳴子婦及男女未冠笄者與凡內外咸盥漱豈有早起盥手漱口而不洒面者乎文曰長者奉槃少者奉水請沃盥又焉有父母早起盥手而不洒面者乎淮南子曰竊面於槃謂盥面之槃也至云其間面垢則燥潘請醧猶今人之飯後洒面或不時洒面不在每日早起之數少儀云日五盥又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足垢燂湯請洗皆非日日之事故約略計之大學所載湯盤卽盥槃舊注釋以沐浴之盤朱子因而不改蓋未嘗深加攷核也大戴禮有武王盥槃之銘尤足徵湯之所銘斷爲盥槃無疑

釋二耜爲耦

攷工記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畮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併發卽竝發說文併竝也竝併也其壟中曰畎正義云二耜爲耦者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此兩人耕

爲耦炘按如注疏之說則周時有牛耕矣蓋耒耜之用前必有引繩而輓之者後必有執耒而推之者始能發土爲畛耜五寸二人各執一耜左右並發謂之二耜爲耦又謂之耦而耕則前之引而輓者非牛乎若前一人輓之後一人執之則二耜當用四人而長沮桀溺而外復有二人矣古皆以二人相並爲耦於射禮可攷也蓋牛耕實不起於漢世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郭景純傳云始用牛犁也說文犁作犁耕也古人名字相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冉耕字伯牛司馬耕字子牛論語司馬牛孔注司馬犁也犁訓耕耕又訓犁然則司馬犁卽司馬耕月令季冬之月出土牛又曰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誰謂古者不以牛耕乎觀於二耜爲耦爲二人並耕則引而輓之者必有牛無疑

矣

釋正月之吉　月吉

周禮太宰大司徒鄉大夫州長大司馬大司寇布憲皆言正月之吉鄭君以周正朔日解之族師月吉鄭君以每月朔日解之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公亦以朔日解之論語吉月孔安國亦以月朔解之此自來相傳之古訓也吉訓善說文吉善也不訓始然亦有始義爾雅元始也元又訓善故天子之善士名元士賈逵左傳八年注元善也元訓始亦訓善則吉訓善亦可訓始故凡始月始日皆以吉名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此履端於始尤其爲善之初先王以善勖人之意蓋如此至於古者有卜日筮日之禮龜筮從則告吉士冠禮令月吉日又云吉月令辰月令

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皆訓吉爲善謂最善之月日協於休祥之吉學者分別觀之其取義各有當不得概以吉爲善不以吉爲始并周禮論語而一以善解之也周禮布令觀象皆於正月朔日及每月朔日行事有一定之月日故百官易於奉行庶民易於取法若謂待吉而後行近於後世日者之術先王布政大典當不若是之怪誕而煩冗矣吉日吉月爲始日始月故凡始皆可謂之吉立春爲春之始日周語先立春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是以立春之日爲初吉謂初春之始日韋注以二月朔日解之亦非也又有一經之中元訓始又訓善者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祈穀用上辛辛屬干故曰日上辛辛日之始故曰元日此元日謂上辛是元訓始也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從阮校本耕事用亥亥屬支故曰辰擇亥之善日而耕故曰擇元辰此元辰用吉亥則元又訓善也一字每兼數訓取義各別烏可以周禮論語之月吉吉月與儀禮之吉月吉日相提並論乎劉氏端臨以論語吉月爲告月既輕改經字王氏引之又以周禮正月之吉及月吉爲善日使先王布政觀象之大典游移而無一定之日則其所失者又不僅違背先儒之舊解矣

釋士昏禮雖無娣媵先

士昏禮婦饋舅姑節云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注云古者嫁女必娣姪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

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炘謂不然士娶一妻一妾本無娣也何若或之云乎此經言士之禮雖無娣媵必先於御以媵從婦家來非夫家之御可比不得以御先媵而卑視之也古者娶婦自諸侯以下皆備娣姪春秋成十年齊人來媵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何氏解詁云唯天子娶十二女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杜氏春秋釋例云古者諸侯之娶嫡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此天子諸侯姪娣之數略見於傳注者也大夫士媵數多寡無明文惟白虎通義臚列甚詳其嫁娶篇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云天子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按何氏解詁本此）法天十有二月萬物必生也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也然則卿大夫且不備姪娣何有於士卿大夫雖一娶三女或以二娣媵之（白虎通義言諸侯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或以二姪媵之左傳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生紇）不必求備士則但有姪無娣故此經云雖無娣媵先也曲禮曰大夫不名家相長妾有長則有卑是大夫有二妾士無二妾可知喪服總麻章貴臣貴妾注云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而為之服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

足殊按士本無二妾是大夫有二妾始分貴賤士一妾無貴賤非賤不足殊也

之可分喪服小記所謂士妾有子則爲之緦無子則已者是也

難者曰士昏禮言女從者畢衫元則非一人似士亦有姪娣矣

按女從者謂送女之人不必定是姪娣昏禮勇姑饗婦以後勇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是也

以此坊民民猶厚於色而薄於德白虎通義之言合之雖無娣

媵先之經爲確不可易云

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

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

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

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順注云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

周制也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炘謂不然古者天子一

娶十二女安得有百二十人之多昏義侈言后職以敵天子其

實治內之官何可與治外之官相匹徒爲後世多慾之君資其

口實耳無論天子百二十官未必似夏時卽后所立之百二十

人亦顯與周禮違背天官序官無三夫人豈惟序官無三夫人

嬪贊九嬪之禮事內小臣相九嬪之禮事內司服凡祭祀賓客

其后及九嬪之衣服追師掌王后之首飾爲九嬪及外內婦之

首服皆不及三夫人不比三公雖不見序官而見于諸職者尙多也九嬪而下世婦女御俱不著

其數先王杜漸防微之意至深且遠何嘗有二十七人八十一

人之多鄭注天官序官云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

充之無則闕最爲精確而此注又云此周制也其自相矛盾也

甚矣尤有異者鄭注九嬪設爲九九而御之法云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玅之經傳未見所出又於內則五日之御設爲諸侯夕御之法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則五日也求之經傳亦無明文夫婦人四德以貞專爲貴旅見可也旅御不可也男子百行自衽席而始節之猶慮其或疎縱之將伊於何底先王修身齊家之道當不其然竊意昏義所紀不盡七十子之徵言未可依據內則五日之御是言君子養身之道以是爲期耳後世氣運漸衰稟質愈薄董子曰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旨哉斯言不獨士君子之所當取法也

釋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禮器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注云君子謂大夫以上疏云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炰謂非注意也經典中所載如少牢饋食禮特牲饋食禮皆大夫用少牢士用特豚是以大戴禮曾子天圓篇云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是也少牢禮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特牲禮目錄云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盧景宣注

大戴禮諸侯祭牲大牢云天子之大夫亦太牢注大夫祭牲少牢云天子之士亦少牢與鄭目錄互相發明朱子疑大戴亦鄭注蓋謂其精核似之也曲禮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文承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下明謂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天子之士用羊豕也又曲禮云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亦大夫得用牛之證楚語載觀射父對平王曰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則大夫用牛楚語又可徵也遣奠卒哭祔皆喪禮之祭非四時正祭鄭此經注但云君子謂大夫以上不分別天子之大夫士者因已見於少牢特牲兩目錄矣

釋廟主制度

伊川先生云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日月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爲圓首寸之下勒前爲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寸陷中以書爵姓名行陷中長六寸闊一寸合之植於趺身去趺上一尺八分竅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寸趺高一尺二寸竅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旁題主祀之名

朱子家禮遵用其式又江都集禮載晉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版皆正長一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書云云程子主式之長與之同而博厚不同三代廟主經傳俱不言其制度然先儒注解與後世之主絕異曲禮下疏引白虎通曰主方尺或曰尺二寸公羊文二年何休解詁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

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左傳昭十八年疏引衞次仲云
右圭八寸左圭七寸廣厚三寸穿中央達四方山海中山經又
云桑封者桑圭也方其下鋭其上而中穿之加金據此數說古
圭中穿似碑之制尚書故實古碑皆有圓孔後世德政碑亦作圓孔其正方加金似方
明設玉之制覲禮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注云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公羊疏引禮士虞
記云桑圭不文吉圭皆刻而謚之然則古圭之題識皆刻之於
木又異於後世之書粉板矣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南菁書院

學禮管釋十四

當塗夏炘心伯著

釋別子爲祖

大傳別子爲祖鄭注云別子謂宗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
爲祖也可謂簡而確矣陳用之於二者之外忽益一爲三謂起
自民庶而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陳雲莊因之竊以爲
非也古者諸侯奪宗大夫不奪宗白虎通曰諸侯世世傳子孫
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奪宗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
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
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
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諸侯奪宗之說也大傳云別

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內則曰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是大夫不奪宗之說也諸侯之弟別於諸侯固當爲後世之始祖他國來遷別於本國而爲此地之始祖亦當奉爲別子至於崛起爲卿大夫者遂奉爲別子而爲後世之始祖是與後世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不祖公子一例顯背大夫不奪宗之義非所以尊水源而敦本本也或者不察反以爲能補鄭氏之所未備過矣

鄭王制注云大夫太祖謂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

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後人據此注遂謂起自民庶而致位卿大夫者亦爲別子非也鄭注喪服小記云別子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乃專指公子而言及注大傳又通其例於始來此國者如春秋之世陳敬仲自陳來齊遂爲田氏之始祖是也王制大夫有太祖之廟鄭以別子當之其云別子始爵者即大傳所云君命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謂始受爵命爲士大夫也下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謂他國之人始居此國君命爲卿大夫如齊敬仲之類亦可爲始祖王制之注與大傳之注互相發明非王制之注於始來此國之外又添出起自民庶致位卿大夫一種人亦得爲別子也疏不得其意謂非別子始爵者有三種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遠

世子孫始得爵命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二是別子及
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
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太
祖後說可通前二說紕繆不意後儒反據爲口實於鄭注之外
又益以起自民庶致位卿大夫遂得上奪其始遷之宗也

釋公子有宗道

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
有五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朱子曰之所自出
無其文至作疏時方誤耳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
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以上專論大夫士大宗小宗之義
此別子不專指公子他國有始來在此國者亦爲別子鄭注是

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
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
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以上專論公子有宗道之義公
子只可謂之別子至五世以後始有大宗小宗之名有大宗則
必有小宗有小宗則必其宗一大宗已爲大宗小宗而後族人
宗之未有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小宗而無大宗有無宗亦莫之
宗者惟公子有此三者故曰公子是也公子雖無大宗小宗之
名然實爲宗法之所自起故曰公子有宗道其所以有宗道者
公子之君命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乃公子之
宗道也上三項宗法之異實由此以生故鄭注不釋於上節而
釋於此節職是故耳先君之適長子爲君其庶子別於國君而

爲別子或二人或三四人君命其同母庶弟一人爲之宗而羣
公子奉以爲大宗斯時尙無小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假令
君無同母弟命其庶弟一人爲之小宗而羣庶弟宗之是爲有
小宗而無大宗假令祇有庶弟一人此別子不敢宗君而又無
人宗已是爲有無宗亦莫之宗此宗子之宗道生於君命士大
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故反覆以公子申明之注云公
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
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
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
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可謂質確不易矣後人
說經者以魯三桓鄭七穆衰世之公子比例疑於別子之各爲

祖而不相宗誤甚

釋大宗小宗祭法

大宗主祭別子四小宗主祭高曾祖禰士二廟僅及祖禰大
夫三廟僅上及曾祖凡別子之祭繼別之大宗主之高祖之
祭繼高祖之小宗主之此大宗小宗雖爲大夫士皆不得爲
別子高祖立廟注疏家動以廟釋之崔靈恩謂庶子寄立廟
於宗子之家求之於經實無所見茲條釋之如左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
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
告於墓而后祭於家注云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言祭
於家容無廟也炘按鄭爲騎牆之見其實大夫士只有三廟上

不及高祖何論別子凡繼別之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大夫適士爲壇祭之庶士祭於寢是以經言宗子之祭從無言祭於廟者鄭釋祭於家爲容無廟是亦疑宗子之不必有廟也要之經言宗子之祭於家此外尙多皆足爲無廟之證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則是亦無廟也又曾子問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觀祭殤無廟而曰祭於家益知前二條之言祭於家爲無廟也審矣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孔穎達云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非諸侯之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炘按疏專以

卿大夫言謂太祖之廟卽別子不知大傳云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是別子不皆爲大夫雖士亦可爲別子士二廟至祖而止焉得有太祖之廟乎是繼別之大宗主別子之祭皆不必爲別子立太廟僭天子諸侯之制明矣惟天子諸侯而後有太祖子夏喪服傳及大傳言之甚明王制之云乃周末僭越之制不可以爲訓也

繼高祖之小宗雖爲大夫三世之內高祖有廟至四世則祧矣五世之內皆宗其繼高祖者爲小宗此高祖之祭繼高祖之適子主之但主其祭不得立廟而祭之高祖然別子何獨不然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崔靈恩遂謂寄立廟於宗子之家非也古者大功同財庶子雖爲大夫得立三廟同曾祖之宗子主其

祭不必別立廟於宗子之家若繼高祖之小宗與繼別子之大宗宗子既爲士則爲大夫之庶子供上牲於宗子之家祭之辭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是也其餘同曾祖同祖同禰之祭則同財者同祭三小宗之宗子主之不必供上牲以祭其辭亦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而已

觀小宗之祭上及高祖則知程子祭必及高祖之說爲確觀大宗之祭上及別子則知程子冬至祭始祖之說亦不爲僭廟制不得過三過二過一者義之嚴祭可以及高祖幷始祖者情之通二者固並行而不悖也

小記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古者大功同財已爲曾祖及祖之庶子則繼曾祖繼祖之宗子主其祭故曰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已爲父之庶子則父之適子主其祭故曰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大傳總之以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其言簡而該矣至於同高祖者則繼高祖之小宗主其祭同別子者則繼別子之大宗主其祭此宗子如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供上牲以祭於宗子之家是何也不同財則不同祭矣其與不祭祖不祭禰之同財者迥別

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無也則中間一以上而祔方氏慤謂凡祔以廟爲正故言祔廟則不言廟然則高祖有廟明矣炘按祔者祔食也有廟者祭於廟而祔食無廟者從於祭而祔食即如記言妾祖姑豈妾亦有廟乎敖繼公傳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非士大夫之所宜據此記而謂士大夫之祭上及高祖可也謂高祖亦有廟不

可也

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毛傳宗室大宗之廟也然則別子有廟明矣炘按昏義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成祭之是與大宗共禰廟者教成而祭於禰廟與大宗共祖廟者教成而祭於祖廟大宗如爲大夫得立三廟則教成之祭在曾祖廟可知故曰宗室大宗之廟也必以是證別子爲太祖不遷之廟則鑿矣

後世祠堂之建奉始遷祖爲始祖而百世不毀於禮不亦戾乎不知後世宗法不行又鮮世祿世官之制以祠堂奉始祖百世不遷是亦亡於禮者之禮不得以古人之法相訾議也

釋九夏樂章

九夏皆門庭之樂也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出入謂出門入門也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注云教樂儀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謂作于庭出路門而采齊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太師於是奏樂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正義云縣興金作也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乃曰入門而金作見情也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儀禮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

夏大射儀擯者納賓賓及庭奏肆夏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注曰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遂出大射儀同又大射儀公入驁注曰驁夏亦樂章也以鍾鼓奏之其詩今亡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驁者於路寢無出入也納夏章夏齊夏族夏於經無所見杜子春云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奏族夏未知其審以王夏肆夏昭夏祴夏驁夏例之斷爲明庭之樂無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疑鄭詩譜謂天子享元侯歌肆夏竟以肆夏爲堂上升歌之樂無誤矣

九夏之篇章無可考鄭氏以爲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最得其實惟杜子春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渠思文也康成信其說以爲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故以九夏爲歌詩其注鍾師一則曰樂之大歌有九再則曰此歌之大者於是詩譜推衍篇章謂天子享元侯歌肆夏不知鍾師明云以鍾鼓奏九夏豈是歌詩凡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堂上之樂只有琴瑟安得有鍾鼓且頌尊於大小雅豈有以頌之尊而奏於王出入尸出入牲出入賓出入門之庭階乎天子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而小國諸侯不得與焉豈有鄉飲鄉射禮以士大夫之卑而賓出奏陔乎然則杜呂二君之以肆夏爲周頌誤矣

鍾師職云以鍾鼓奏九夏注云先擊鍾後擊鼓鄉飲酒奏陔注

云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燕禮賜鍾人於門內霤注云必賜鍾人者鍾師掌以鍾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已用賜脯以報之其根據確鑿如此乃忽於燕禮記又注云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鍾鑮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按鑮與鍾配播鍾必播鑮可知磬與笙配不與鼓配鄉飲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郝氏敬曰堂下之樂笙爲主磬亦在堂下樂即笙磬斯爲的解矣鍾師明云以鍾鼓奏九夏則九夏之無磬明甚鄭君燕禮記注未得爲定論也

釋鍾磬堵肆

周禮小胥職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君云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考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鍾磬有鼓而已其爲諸侯則軒縣云請曲縣此諸侯軒縣三面去南面其形曲故成二年左傳繁纓以朝鍾磬俱有全爲肆之的證也左傳襄十一年鄭賂晉侯歌鍾二肆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案二肆爲判縣之制以半賜絳絳分之爲左右故云始有金石之樂此諸侯卿大夫判縣西鍾東磬半爲堵之的證也鄉飲禮磬階間縮霤鄭君云大夫而特縣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

此諸侯之士特縣無鍾有磬半爲堵之的證也鄭注之與經傳悉合如此乃後儒猶紛紛指駁而敖氏繼公之辨尤爲近理講經家翕然從之敖氏之言曰凡士之樂皆得縣鍾與磬鍾師職掌以鍾鼓奏九夏鄉飲鄉射皆賓出奏陔陔夏金奏之一然則士有鍾磬鑮鼓明矣案大射笙鍾頌鍾與鑮俱陳磬南鄉飲記磬階間縮霤經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是磬南無鍾鑮明矣至於賓出奏陔鄭君明云天子諸侯以鍾鼓大夫士鼓而已何必以是難鄭氏哉猶之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皆在鍾師職內是王與諸侯卿大夫士燕射以鍾鼓歌此四詩而鄉飲酒歌騶虞采蘋有鼓無鍾故鄭注不鼓不釋云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此又天子諸侯用鍾鼓大夫士僅用鼓之一證也

又案鄭氏云卿大夫鍾磬各一堵士有磬無鍾證之於經精確不易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於經無所考或鄭氏別有所本未可知也炘意鍾磬之縣人君用全人臣用半似於諸經爲合存之以質通才

釋以國服爲之息

泉府之職有三曰買曰賒曰貸買賒皆從官言之故曰買者賒者貸則從民言之故曰凡民之貸者周禮立文分別劃然先鄭以貸爲從官借本與買賒無別後世計臣遂援爲口實矣泉府職云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價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注云抵故價也此

買者謂買於官者官斂滯物而待民之急民有急而來買者只取其故價不加贏焉忠厚之至也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此賒於官者亦謂賒者亦謂賒於官者民有祭祀喪紀之急從官貰買滯物旬日三月之限即以故價償官亦忠厚待民之至其所以利民者大矣下又云凡民之貸者與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此不直云貸者而曰凡民之貸者變文見義則貸者非貸於官乃民之自相貸故曰凡民之貸者也民貸於民泉府辨授以國服爲之息者所以防苛刻禁重利也有司即上文國人郊人從其有司之有司服字書訓習又訓行國所習行謂舊俗也有司民之所屬地近而情親凡貸於人與貸人者素所熟習故泉府辨其貨物定價而授必與有司共之息之多寡各有舊俗不得增加皆便民之政也經云凡民之貸者則貸屬民不屬官與上文之買者賒者迥別是以司市職云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其不及貸者以官本無貸也官之於民民不足則官須粟以助之民有餘則官斂民而藏之旅師所謂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是也豈有貸民取息之事哉

釋跣上

古人跣足著屨脫屨即跣無所謂韈也韈之名僅左傳一見禮經未之有也少儀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特牲少牢上虞禮俱不脫屨燕則有之按燕禮司正請安賓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是古人脫屨即跣無所爲韈也內則子事父母偪屨著綦偪即詩所謂邪幅漢所謂行縢今俗所謂裹腿以布纏足跗而上達於膝見孔穎達

禮疏以偪束其脛也偪訖卽屨屨訖卽著綦其言敘次甚明猶上文盥漱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同一依次順敘法是古人跣足著屨無所爲韈也蓋古人行與立必著屨惟坐則脫屨曲禮所謂戶外有二屨毋踐屨屨不上於堂皆燕坐脫屨之證脫屨卽跣所謂晉悼公跣而出是也侍飲於君及與君燕尙歡心故亦脫屨士相見禮若君賜之爵升席卒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屨燕禮卿大夫皆脫屨是也脫屨卽跣少儀所謂燕則有之又趙盾侍君宴遂跣以下是也今左傳跣作扶至春秋末韈之制漸興於是屨雖脫尙不爲跣必襪韈乃爲跣自哀二十五年左傳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一事後儒紛紛不定而古人跣足著屨脫屨卽跣之制因以不明矣

又案深衣篇云短無見膚如屨之上有韈卽不得見膚惟無襪乃慮其見膚故深衣之短以蔽膚爲度也此又一證

釋跣中

或據康成邪幅在下箋云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遂謂古人之足本有偪纏束雖脫屨而跣不至如今之赤足非也說文跣足親地也書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是古人之跣卽今之赤足孔穎達申箋云足卽腳跗最爲精細謂自腳跗至膝纏之以偪非幷足而纏之也蓋古人有邪幅以蔽脛有屨以蔽足行禮之時拜跪揖讓褒衽旁開人得見其邪幅故詩歌之曰邪幅在下今高麗人猶不著韈但有邪幅其古之遺製與自韈之制大行於是史書言跣者不得僅曰脫屨必曰跣韈矣梁天監中尙書

參議清廟嚴崇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又古韈制初興時想亦不過短至足跗說文韈足衣也可證後人之制漸長韜足而上至於膝而著邪幅者又少矣此皆可以推驗而知者也

釋跣下

古今之禮有相變而相反者如古人燕坐脫屨所以爲安故鄉飲酒燕禮司正請安賓賓皆脫屨至於朝祭主敬則不脫屨雖祭之尸坐亦不脫屨士虞記尸坐不脫屨注云侍神不敢燕惰是也又古人行與立皆著屨此其常也惟喪禮則脫屨是以喪禮始死以後未成服以前哭踊拜賓送賓迎君於大門外無不徒跣徒空也謂空無屨而跣也所以示變也後世朝祭皆倘跣漢惟蕭何劍履上殿宋志南郊皇帝至南郊脫舄升壇入廟脫舄升殿梁天監中尚書參議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韈是古人以爲安者後世以爲敬古人以爲凶者後世以爲吉其變而相反如此又案漢文帝紀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是喪禮之不徒跣自文帝始也

釋每門止一相

司儀諸公相爲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注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又諸公之臣相爲國客每門止一相及門惟君相入注云惟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果爾則兩君相見惟上擯上介得入廟門大夫行聘惟君之上擯得入廟門聘禮明云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何兩經之不合若是攷之聘禮言相皆指擯者而言無有以介爲相者如擯者進相幣擯者立於闑外以相拜是也然則

司儀每門止一相專謂君之擯者也諸侯相朝之禮不可考而聘禮則分明可據廟中惟有上擯之位無承擯紹擯之位則承擯以下止於門外可知上介衆介有受幣受馬各自私覿之禮何能止而不入蓋主君迎賓大門內之時主國卿大夫如宰如士如宰夫等官皆入廟即位而俟衆擯無事故每門止一人而不入惟上擯近君相禮故別之曰君相以殊於衆相也君迎賓時廟中之臣不出及入廟時衆擯不入皆不以無事亂有事也

釋禫上

期之喪有二一十三月而畢一十五月而畢三年之喪亦有二一二十五月而畢一二十七月而畢十三月而畢者期喪之正數也十五月而畢者中月而加禫也二十五月而加禫也二十七月者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三年喪之正數也士虞記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注云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者謂三年有禫者之加數也期與再期之喪至矣曷爲中月而禫也曰以情加也三年之喪有斬齊衰惟子爲父父没爲母父母爲長子加禫二十七月而畢餘皆二十五月也期之喪有杖不杖惟父在爲母夫爲妻加禫十五月而畢餘皆十三月也自康成有二十七月之說而王肅難之後世徙徙祖王而駁鄭不知經所謂期之喪再期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者指期之正數也十三月而練冠謂期喪之正數也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謂期有禫者之加數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三年喪之正數也士虞記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注云自喪至中凡二十七月者謂三年有禫者之加數也期與再期之喪至矣曷爲中月而禫也曰以情加也三年之喪有斬齊衰惟子爲父父没爲母父母爲長子加禫二十七月而畢餘皆二十五月也期之喪有杖不杖惟父在爲母夫爲妻加禫十五月而畢餘皆十三月也自康成有二十七月之說而王肅難之後世徙徙祖王而駁鄭不知經所謂期之喪再期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者指期

與三年喪之正數言也雜記所謂期十五月而禫士虞記所謂
中月而禫者指期與三年喪禫之加數言也鄭注明云喪至中
凡二十七月固未嘗以二十七月解三年喪之正數也喪小記
曰爲父母妻長子禫鄭注云目其所爲禫則其餘皆不禫可知
矣鄭注之精如此彼持二十五月之論者其亦可以不必矣

釋禫中

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云此
父在爲母也而不及妻初讀之疑鄭注脫爲妻一條及讀小記
爲父母妻長子禫鄭注云目其所爲禫又宗子母在爲妻禫鄭
注云宗子之妻尊而後知鄭注之精確不可易也夫鄭君豈不
知爲妻有禫哉特以爲母之禫父在父沒皆有之爲妻之禫必
父母沒而後有之小記曰宗子母在爲妻禫明其餘母在皆爲
妻不禫也宗子有收族之道其妻爲族婦之所主故宗子燕族
人于堂妻燕族婦于房先王制禮雖母在得伸禫者注所謂宗
子之妻尊是也其餘母在爲妻則概不禫非如子之于母無論
父在父沒皆得爲之禫也鄭君著其所必禫者略其有不禫者
讀爲父母妻長子禫之注知禫之不遺于妻讀宗子母在爲妻
禫之注知妻之不盡有禫二注互相足成以俟後人之隅反豈
鄭君眞忘爲妻禫一條哉

釋禫下

予作釋禫兩篇畢檢閻百詩喪服翼注論宗子母在爲妻禫一
條云姑不厭婦此自爲同宗男女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

妻服補明一筆夫仍禫耳所按閻說非也喪服傳明云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是姑得厭婦昭昭矣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安得謂之姑不厭婦乎蓋古者母與妻之喪有引妻而上等于母者父在爲母期爲妻亦期傳曰爲母何以期也曰母至親也爲妻何以期也曰妻至親也喪大記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期居廬終喪不御于內者父在爲母爲妻推之杖也禫也稽顙也皆引妻而上等于母者也有母在而必厭其婦者雜記云母在不稽顙及此宗子母在爲妻禫明其餘母在皆不禫此母在而必降其妻者也有引與母等者因父在而伸胖合之親有必因母降者因父沒而明尊卑之義先王之制禮若是其精也

或又曰宗子之母在族人何以不爲宗子之妻服也曰此又一說也宗子之母固亦嘗合族食者也宗子有母在而族人不爲宗子之妻服者衆以明一尊之義宗子有母在而仍爲妻禫者姑不厭宗婦之尊並行而不悖焉故曰喪禮人道之至文者也

釋祔

鄭君之論祔也以主附於廟祔已主仍反於寢練而後奉主遷廟朱子答陸子靜書卽本之以爲說炘攷之經傳尙未盡然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左氏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公羊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穀梁云喪主於虞吉主於練據公穀之說是喪禮兩次作主矣左傳不云虞而作主而云祔而作主虞與祔接續爲之相去旬日之閒是虞主

祔主一也喪禮未葬以前奠而不祭因無尸也至虞則有尸矣卒哭以後祔死者於廟祔者迎尸而祔之未嘗有主也既祔以後始作桑主故曰祔而作主此主在殯宮孝子之祀祀於其主故曰特祀於主小祥以後則埋桑主而作栗主仍祀之於寢宮大祥以後主始遷廟大戴記諸侯遷廟一篇可攷也遷廟亦薦而不祀至四時之常祀既行而後祀之於廟所謂烝嘗禘於廟也祔主仍返於寢經傳未有明文似非喪事有進無退之義主不反於寢則虞祔以後凡筵卽徹又非孝子不忍其親之心知祔之不必有主而作主在既祔之後而先王之禮得孝子之心安矣

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鄭以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解之按公羊注引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則刻而諡之稱帝必稱謚如文帝武帝之類孔穎達說似非虞主所宜有則仍作遷廟之栗主解可也

祔祭於廟或曰主仍返於寢或曰主不返於寢自來論者紛紛徐氏乾學創爲祔仍於寢不於廟之說按禮於卒哭之後有饋尸之祭凡人有遠行曰饋祔不於廟仍在殯宮何饋之有足知徐說不可通饋者尸也祔者亦尸也饋無主則祔亦未必有主矣

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三廟者上及曾祖二廟者祖考而已小記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以祔祔必以其昭

穆是祔有上及高祖者高祖無廟於何祔之又慈母與妾母不
世祭也安得妾祖姑之廟而祔之此學者所以有祔在殯宮不
在廟之說也按古人之主不常在廟中既祭則匱而藏之正廟
之主各藏太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高
隆說見通典祔及高祖者出高祖之主迎新死者之尸於曾祖之廟
而祔之古者天子禘祭祭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又天子崩
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其證也妾雖無廟若妾子
得爲其母築宮見穀梁傳而未必無主雜記君爲妾則
雜記曰殯祭不於正室以此例之則祔於廟中倣殤與無後之
祭尊於東房而祔於東西廟可也朱子語錄黃義剛問無後祔
今人家無東西廟只祭於堂之兩邊秦氏蕙田曰古人祭於東西廟
曰廟東西廟亦廟也既曰祔廟則不在私室其或在東西廟與

禮無明文可以推類而知之祔於殯宮之說於經傳無所徵其
不可明矣

遷主於廟之禮公穀俱屬之期年之練賈逵服虔則以三年爲
斷朱子謂賈服之說合於人情攷大戴記諸侯遷廟禮君及從
者皆元服練不當元服則遷廟以三年爲斷斯說得之

遷廟一篇新死者自殯宮遷於廟當遷者自舊廟遷於新廟皆
用此禮其曰從至於廟雖殯宮亦稱廟注廟殯宮實不專指殯宮也
不奉主而奉衣服者注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者以毀易祔考人神之所不忍主藏於石函
名曰宗祏石函重大難奉以行君所奉以行者衣服而已凡祭
祀主人有迎尸妥尸諸禮而於主無聞焉春官司巫祭祀則共
匰主疏云以匰器盛主來向祭所是祭禮之主共自司巫而主

人不自其之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是祫祭之主迎之於祝而主人不自迎之然則遷廟之主或亦祝與司巫遷之與且遷廟不立尸不祭主必祭而後設於尸右以是遷廟之禮不見奉主之文也

小記曰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其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注云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先儒多疑其說竊意此祔非必指卒哭之祔古者夫婦合葬謂之祔則夫妻合食亦可謂之祔士虞記云吉祭猶未配然則既配祭之時夫婦合食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夫不爲大夫者則不易牲妻不爲大夫而卒而後夫爲大夫者則以大夫牲苟泥定卒哭之祔則不可解矣小記又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祔食亦謂常祭之合食非卒哭後之祔也可以類推

釋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此記人所記乃末世之禮非先王之制不可以此而疑儀禮之喪服專爲士設也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有絕服降服而無異服絕之降之者尊尊則事多且尊者之族必蕃衍不得不絕且降以優尊者且以防失事也無異服者倫常之誼哀戚之情天子與庶人同也喪服一篇詳載五服之制不聞有貴賤上下之差斬衰章所列衰裳絰帶冠屨與士喪禮記同而爲父爲君諸

侯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無有異制明矣孔子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其之聖賢之言不可易矣末世人情益僞於是同一服也而尊卑之制漸至不同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禮斬衰唯而不對晏子之言蓋權詞也戰國滕定公薨文公問禮於孟子孟子答以諸侯之禮吾未之聞亦深以當時諸侯之禮爲非不欲顯言其失故答以未聞慈詞也然則此記所記父母之服有大夫士之不同非末世之禮與且所謂兄弟者何人也小功以下爲兄弟大夫於小功則降矣若昆弟之服未聞大夫與士異也鄭康成喪服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疎隆殺之禮可謂精確不易至注雜記又云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何其自相矛盾也且云大夫之服其父緌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爲母五升緌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緌而五升由是差之以上至天子不將以期功之麻服父母乎宜乎服子慎王子雍諸儒莫不以爲非也

釋君臨臣喪

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喪大記與士喪禮俱云巫止於門外祝代之與檀弓不合鄭注士喪禮云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

祝代巫執苅居前下天子也竊以爲定論矣檀弓之言與周禮合喪大記之言與士喪禮合一爲天子之制一爲諸侯之制以經解經確不可易然鄭檀弓注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苅與士喪禮不合疏家强爲之解謂天子未襲而往巫祝桃苅並有諸侯未襲而往巫止門外惟祝執苅既襲而往則天子諸侯同止巫去桃苅證之於經殊爲不合案鄭檀弓注實誤當以士喪注爲是不必爲之回護考君臨卿大夫之喪無未襲而往之禮喪大記云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隱元年左傳云衆仲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杜注云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視之是君於卿視小斂於大夫視大斂於士視殯此其差也君至視小斂已極若云爲之賜則未襲而往喪大記疏則經傳未聞有是也且卽未斂而往亦出君特恩不可援爲定制何得以巫祝桃苅爲未襲時事以止巫祝代爲既襲時事乎且鄭所據者公羊傳文今細繹之實無未襲而往之文傳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謂去樂以卒祭祀也下云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若君聞大夫之喪卒事而往是以敵禮待臣矣鄭探下文而往之文謂去樂卒事而往殊失傳意鄭盍因檀弓柳莊一事附會其說如此後覺其非故喪禮注改之學者宗鄭說禮通其所可通而辨其所不可通斯爲善說禮者矣

釋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此一經最易解據王與諸侯言也有林麓無林麓謂四郊也周禮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君云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檀弓曰君復于小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鄭君云尊者求之備也是天子諸侯有復四郊之事虞人狄人皆天子諸侯之官雜記君喪虞人出卿大夫不木角狄人出壺 卿大夫不聞有是官其四郊有林麓之所則使虞人設階虞人主林麓之官也其無林麓之所則使狄人設階狄人樂吏之賤給使令者也祭統狄者樂吏之賤 孔氏穎達疏云有林麓賈氏儀禮疏云有命狄設瀰屨綏屨 丙有林麓無林麓謂官卑職小不合有林麓賈氏儀禮疏云有林麓謂君與夫人有國有采地者無林麓謂大夫士無采地者以上句屬諸侯以下句屬大夫士竊謂皆與經不合也

釋齋

佛家以不飲酒不食肉爲齋世俗遵用之古人齋必變食謂不食五葷非不飲酒食肉周禮王齋日三舉是其證前人論之詳矣然猶有疑三舉爲不舉者予更以喪禮之齋核之而知古人之齋斷非不食肉飲酒也士喪禮記云有疾疾者齋養者皆齋鄭注云正性情也適寢者不齋不居其室 居必遷坐謂出燕寢居正寢 遍考經典無疾者與養疾者不食肉不飲酒之文喪大記云有疾食肉飲酒射義云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是有疾者食肉飲酒之證曲禮云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是養疾者食肉飲酒之證士喪記同謂之齋然則古人之所謂齋者可知矣安得以後世之齋遂疑周禮三舉爲不舉哉

學禮管釋十五 當塗夏炘心伯著

釋衰

凶服何以名衰也曰以前六寸之衰名之也衰足以盡凶服乎曰凶服之與吉服異者三貟也衰也適也三者皆與吉服異者也易爲僅以衰名也曰舉其重者言之也五服皆有衰乎曰豈獨五服疑衰錫衰皆以衰名是亦無不有衰者也有衰亦必有貟適乎曰貟適與衰三者闕一不可無貟適何以成其爲衰也喪服者所以順人情之哀而制之者也前有衰後有貟左右有適言其哀無所不在也自斬衰以及緦麻自凶服以及弔服哀雖有淺深而其無不哀則同也入墟墓者尙生哀而況親臨其

柩乎曰子之說何所徵也曰卽徵之於經也喪服一篇細明五服之同異外削內削牡麻枲麻枲事縷事布三升四升無不詳悉言之而獨于衰負適衽衣袂袪帶下入者無一語言其同異則五服同制昭昭矣不徒唯是禮記喪大記喪服小記間傳服問三年問雜記檀弓等篇皆所以發明喪服者也小功左縫緦麻澡纓喪服不言而雜記言之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喪服不言而小記言之齊衰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小功十二升喪服不言而閒傳言之其他紀同異者不可悉數而負適衰之制乃喪服之重且大者獨無一語剖析之則五服同制又益明矣故雜記曰端衰無等也曰鄭君之注衰負適也何以僅云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曰喪禮以父母爲主言孝子者舉其重者言之也問喪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三日而后斂以俟其生也豈期功以下之喪卽不得三日而斂乎檀弓曰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何爲而死其親乎豈期功以下之喪葬俱不得用明器乎古人立言舉其最重而其餘無所不該矣曰家禮大功以下無衰負適黃勉齋楊信齋謂子於父母有負衰適宜旁親不得用之徐健菴謂五服皆有衰惟負版辟領子于父母用之然則諸儒之說俱不足信乎曰後世期功以下罕有製衰裳者家禮五服皆有衰裳而負適衰三者用于期以上此因時立制並非解經後人因家禮而加推闡大抵發明朱子之意居多耳曰朱人以前五服爲負適衰之制亦有可徵者乎曰卽孔沖遠禮記疏尙存其畧而惜未全也雜記曰大夫卜宅與葬

日有司麻衣布衰注云白布深衣而著衰疏引皇氏曰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胷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夫有司于有地大夫雖服斬衰然非孝子之于親也皇氏尙以爲有負衰則凡骨肉之親有不用負衰適者乎其不言辟領者或脫簡或省文耳總之無負適不成其爲衰無衰不成其爲凶服徧考經文無孝子獨用衰之事故詳釋之如此

又案儀禮諸記皆記正經之所未備及有異同者喪服記自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至篇末俱記五服之制細繹其文理之脈絡前兩節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又云若齊裳內衰外係記一斬四齊之異後四節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又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又曰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又曰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係記五服升數之異惟中八節云負廣出于適寸又曰適博四寸出于衰又曰衰長六寸博四寸又曰衣帶下尺又曰衽二尺有五寸又曰袂屬幅又曰衣二尺有二寸又曰袪尺二寸無一語及其同異則五服皆同此八者明矣後儒皆知衣衽袂袪帶下五者無異而不知衰適負三者無異抑獨何哉

釋適止

適之制與衣殊材前之衰後之負版皆繫于適先著衣訖乃始著適適謂之辟領辟者偏也謂領偏向旁開也今世小兒衣領

猶有右旁開縫者其古適之遺制與喪服記曰負廣出于適寸注云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于辟領外旁一寸又曰適博四寸出於衰注云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也出于衰者旁出衰不著寸數者可知也又曰衰長六寸博四寸注云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又曰衣二尺有二寸注云衣自領至腰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炕案衣長二尺二寸統背計之則四尺四寸合左右計之則八尺八寸此衣身用布之數也于安項處闊去八寸所謂闊中八寸者指此別用布一幅橫廣一尺六寸爲辟領亦闊去中央安項處八寸兩旁各得四寸此辟領用布之數也衣用布八尺八寸辟領用布八寸兼闊中去布計之實布一尺六寸注所謂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也統衣布計之凡一丈四寸此衣與辟領用布之數也辟領并闊中一尺六寸衰博四寸辟領左右去衰六寸此辟領出衰之數也負版用布之數也適橫廣八寸其縱廣無明文古者幅廣二尺二寸擬用半幅爲之除去闊中八寸前後尚各餘布寸半後之負版前之衰皆綴于辟領之下則負正當背而衰亦當心鄭所謂衰廣衰當心者是也先著衣訖後始著適適自有旁開縫如今之小兒衣領辟之言偏命名其以此與

又按鄭喪服記衣二尺有二寸下注云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宋本集釋本楊氏續通解本皆同今汲古閣本依賈疏改

闊中二字遂不可解闊中者闊去其中央安項之布卽在左右相四尺四寸之內不得云加也惟辟領別用布爲之故於衣二尺二寸之外加辟領八寸倍之爲一尺六寸幷衣兩相用布八尺八寸合一丈四寸之數賈疏亦必是加辟領八寸後人因上注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刻疏者譌爲闊中二字而後人幷注改之遂不可通今擬就疏文更之曰云加辟領八寸者辟領闊去中央安項處當縫兩相總闊去八寸通前兩身四尺四寸總五尺二寸也云而又倍之者更以一相五尺二寸幷計之故云又倍之以俟世之精於校讐者

釋適下

或者曰如子之說適之制可攷宋以來儒者適衰同材反揩向外之論可不辨而自明矣然則賈氏衰繫外衿之言不足信乎曰古者朝祭服皆對衿（聶氏三禮圖衰作對衿最爲卓識喪服記注可證）安有內外衿之別乎楊氏續通解圖衰于左衿之上而衰不當心矣邱氏瓊山繫帶四條之說益不足據而黃氏潤玉至以兩衽屬衿顚倒錯亂皆賈氏外衿之說啟之也或又曰闊中八寸無布以塞其闕其安項處不太寬乎曰古人張肱八尺當今裁尺五尺則古八寸當今才五寸耳今人開圓領大者一尺二三寸以圍三徑一計之亦廣四寸有奇豈古人五寸之方領而太寬乎前之衰也後之負版也左右之辟領也皆喪服之制而吉服無是也故別用布爲之而互相連屬此先王制服之精意也楊氏諸儒于

辟領之外又加一領以求合賈疏闊中八寸而又倍之之說解經之誤于是爲甚矣故不可以不辨

釋緣

喪服疏衰杖期章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注云緣如深衣之緣賈氏以衰內中衣之緣釋之炘謂不然此緣卽齊衰以下四衰裳之緣非中衣也深衣篇云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旣夕記云明衣裳綠綌純袗緇純注云飾裳在幅曰繶在下曰裼飾衣曰純古人衣服無不緣者朝祭服之緣無明文以明衣殊衣裳例之則朝祭服有緣明矣衰亦殊衣裳而爲之者也安得無緣乎喪服一篇以衰裳爲主其

之服皆指衰裳無一語及中衣者此句上文明云齊衰大

功緦麻小功下忽接及中衣之緣語氣殊覺不倫蓋凡衣之緝者必有緣傳曰斬者何不緝也不緝則無緣矣自齊衰以下皆緝之緝則未有不緣者其緣之制內外各廣寸半俗謂之貼邊今所以異於古者有內緣而無外緣耳緣所以固邊非徒飾也若以采以繢則飾矣鄭云如深衣之緣謂如深衣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也豈以深衣比中衣乎況傳曰帶緣各視其冠尤可爲衰緣之證斬衰繩帶不得視冠自齊衰以下布帶故視冠之升數爲帶猶之斬衰不緝不得有緣自齊衰以下緝之故視冠之升數爲緣若云中衣之緣豈斬衰無中衣乎而胡爲專屬之齊衰大功緦麻小功乎

又案旣虞卒哭以後各有受衰受冠斬齊衰小祥以後又

受衰練冠其帶緣之布亦必各視其冠爲之雖經不言隅反可知也

釋衽

衽之制有二一爲深衣之衽一爲朝祭服之衽朝祭服之衽亦有二一爲兩裳旁之衽一爲裳右要之衽深衣連衣裳爲之裳前後十有二幅爲正幅者八餘四幅斜裁狹頭向上廣頭向下謂之衽深衣篇所謂續衽鉤邊玉藻所謂衽當旁是也此深衣之衽也朝祭服殊裳用布三尺五寸上正一尺邪裁向下二尺五寸如燕尾之形左右各一綴之于衣以掩裳際喪服記所謂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此兩裳旁之衽也又朝祭服之裳用布七幅前後三四有褶以連屬之褶縫左畔開右畔以便著裳其右畔前後裳交結之處亦謂之衽生人尚右死人尚左喪大記所謂大斂小斂祭服不倒皆左衽是也此裳右旁之衽也總之衽雖異名皆屬於裳不屬於衣乃四明黃潤玉忽生異見謂衽屬衣不屬裳謬解喪服之衽謂施于領下作內外衿王氏廷相黃氏宗羲皆從其說實與經注不合

釋布上

古人無木棉其布卽麻布也冕服用絲以外其餘吉凶服之布俱以麻其異者升數及治法耳諸服之升數皆著于經惟治布之法從略苟參互而考訂之其詳亦未嘗不可得聞也案古者治布之法有與治絲同者有與治絲異者喪服傳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雜記云朝服十五升

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疏云取緦以爲布又灰治之則曰錫據此與冬官幌氏之文相表裏彼職云湅絲以涚水注云以灰所沸水也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又曰湅帛以欚爲灰渥淖其帛實諸澤器泲之以蜃彼所謂絲猶麻之謂縷彼所謂帛猶麻之謂布蓋織絲成幅曰帛織縷成幅曰布故或曰絲縷或曰布帛焉有事者卽彼所謂湅也湅必以灰雜記言錫布治布加灰則緦麻治縷亦加灰矣此治麻之與治絲同者也其有不同者蠶抽繭卽成絲故絲以前無治法麻附於幹既刈之後漚之於池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傳曰漚柔也箋云于池中漚麻使可緝績作衣服擘而下之說文朱字云分朱蓺也謂析其皮于莖析而分之說文糸字云糸絲之爲言微也微纖始可績以爲縷其未成縷以前另有治麻之法斬衰傳曰冠六升鍛而勿灰疏云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士喪禮功布注云功布鍛說文段椎物也後人加金作鍛濯灰治之布也據此皆治麻之法先以水打濯其麻繼以灰治之二者皆在朱糸之後然後績之以爲縷俗所謂灰麻布是也斬衰六升之麻但以水濯勿用灰治大小功七升以下始灰治之仍不治其縷緦麻幷治其縷不治其布錫衰治布不治縷不在五服之中朝服則縷布俱治矣歷考古人以麻爲布之法見於經注者如此故曰其詳亦未嘗不可得聞也

釋布下

前所釋治麻治布以外經疏又有澡麻澡纓練布之名亦不可以不詳也小功章曰澡麻帶絰注云澡者治去垢垢案此與鍛相似澡字從水說文云洒手也荀卿書作慅纓謂于水中以手

灑去其孚垢異于斬齊大功之苴牡麻絰不治也雜記云總冠繰纓注云繰當爲澡麻帶絰之澡謂有事其布以爲纓案此卽朝服之緌布俱治者總麻冠衰同用十五升布有事其纓無事其布纓較冠布加飾斬衰纓重于冠齊衰以下冠與纓等總麻纓輕于冠見總麻章疏故用緌布俱治之布爲之異于朝服者七升半耳檀弓練練衣疏家以練布釋之案練與湅通練布卽有事其布也蓋斬齊三年之服小祥後服功衰但就麻鍛治之其緌布俱不治冠與中衣輕于衰裳不敢卽治其緌但治其布以爲之故謂之練焉與錫衰之有事其布異者錫衰治緌如絲而成布七升半此猶是功衰之屬冠或八升九升而中衣或十升十一升十二升也大抵經傳立言隨事異稱細等繹之其條理脈絡之間無不貫通若是

釋緦麻

緦麻十五升抽其半止七升半反不及小功之十二升朱子嘗疑之炘案古人喪服雖以升數多寡爲輕重而亦以縷之精粗爲輕重如總衰四升半在大功九升之下鄭注云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由是推之緦麻雖僅七升半而在小功十二升之下者以其縷細如絲（鄭云謂之緦者以其縷細如絲）升數雖不及小功之多而縷之細倍之也猶之總服四升半而在大功九升之下也蓋疑衰十四升下于緦衰一等若緦衰十五升竟與朝服無異矣故抽其半以殊吉服之至精而細其縷以爲喪服之至殺此亦服窮則變之一法也

釋練冠練衣

小祥之練以冠得名閒傳云期而小祥練冠雜記云三年之練冠喪服四制云期十三月而練冠是也練冠之材鄭注無文說文練湅繒也繒帛也周禮染人春暴練注云練湅當作湅其素而暴之雜記純以素注云素生帛也說文素白緻繒也則練之爲繒無疑古者元冠用黑繒注疏不言元冠用繒江愼修云冠繭細繒也祥後之冠尚用繒則元冠用繒可知喪冠以黑繒爲之炘案大祥繭以元故謂之練冠練冠之色白古者衣與冠同色喪服記練冠麻衣詩云麻衣如雪則練冠白冠也大祥易練以繭繭白繒之精焉者也漢書食貨志履絲曳繭顏注繭皓素也至禫易繭以繒之精白者也小爾雅繒之精者曰繭繼始半元冠之吉矣閒傳注黑經白緯曰織禮有練冠無練衣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也麻衣緣縓鄭注云練冠而麻衣緣縓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緣縓鄭因禮無練衣之稱惟檀弓有之與此記練冠麻衣相配故引檀弓之練衣解麻衣明練衣卽麻衣也檀弓之練衣謂練時之中衣非以練材爲衣與練冠之稱有別古者以冠名衣如元冠元端皮弁服爵弁服之類皆是其不用繒而用麻者衣與冠原異材元冠用繒元端用布皮弁用皮其服用布爵弁亦用麻其服皆用絲且以帛裏布非禮也小祥受服用七升布不得以繒爲中衣疏家不得其說以練冠練衣用練布爲冠衣又誤讀鄭注不知麻衣卽練衣而練冠練衣之制不明矣

釋麻

麻有實曰苴麻無實曰牡麻牡麻卽枲麻也喪服傳曰牡麻者枲麻也枲麻者枲也喪服

斬衰之經用苴麻齊衰以下用牡麻而五服衰裳之麻經不及之何也曰以經表衰也閒傳曰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此斬衰用苴之證也又曰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此齊衰用枲之證也然則自齊衰以下俱無等乎曰豈獨齊衰古人之吉服無不以枲麻爲之其用苴者特爲斬衰飾痛耳餘服皆不用也周禮天官職布之官曰典枲禹貢揚州之貢曰漆枲青州之貢曰絲枲太宰職曰嬪婦化治絲枲禮記內則曰女子執麻枲說文朱字云分枲莖皮也从屮八象枲之皮莖也偏考經文自斬衰用苴以外無不以枲爲布者莊子讓王篇云顏闔守陋廬苴布之衣而自飯牛或微賤之人有織苴爲布者而經訓無是也然則苴無用乎曰古人以供食也邊人職曰朝事之籩其實麷蕡注曰枲實也疏云喪服傳曰苴麻之又曰牡麻者枲麻也則枲麻無實而解蕡爲枲實者舉其類也有蕡者也蕡是麻之子設於豆西月令孟秋食犬與麻注云麻實有文理屬金仲秋以犬嘗麻注云麻先熟也詩豳風九月叔苴傳云苴麻子也箋云麻食之糝是苴麻以供食也蓋枲麻色白於作布宜苴麻色黑不堪作布古人惟於斬衰一用之故斬衰者喪禮之至重者也後世食麻者少而苴麻揭治作燭其利益大農桑輯要引崔寔曰苴麻子黑又實而重揭治作燭不作麻朱子家禮斬衰用極麤麻布爲之齊衰用稍粗麻布爲之亦不詳苴牡之名蓋後世務從簡畧布之升數且全不如古至於苴枲之不別又其小焉者矣

釋髮

士喪禮卒斂婦人髽于室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
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云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
猶髽喪服髽衰注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疏家以髽有二
種一是未成服之髽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一是成服
之後露紒之髽炘案髽與括髮免三者同制鄭注喪服髽云蓋
于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又注士喪禮云喪服小記曰斬衰
髽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
中而前交于額上卻繞紒也　齊衰之免猶斬衰之括髮婦人之髽猶男子之
免與括髮故曰男子免而婦人髽未小斂男子無括髮與免之
制婦人亦無髽之制士喪禮卒斂始云主人髽髮袒眾主人免
于房婦人髮于室成服以後男子加喪冠婦人加笄閒傳所謂
惡笄有首以髽小記所謂箭笄終喪三年鄭氏所謂齊衰以上

至笄猶髽蓋指此也未成服以前男子去冠括髮免女子去笄髽　故又曰男子冠而
婦人笄也其士喪禮注云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
而纚鄭意欲配男子之雞斯彼注雞斯當爲笄纚非所謂髽也自疏有二
髽之說而髽之制不明矣
又案婦人之髽猶男子之括髮與免其斬衰齊衰不同者斬
衰之髽以麻齊衰以布猶之男子括髮以麻免而以布也

釋雞斯

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跣注云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
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
存象也又鄭注士喪禮主人髽髮者去笄纚而紒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髽衰者雞斯今至
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髽髮者去笄纚而紒孔賈兩疏俱就注

笄纚解雞斯而不言鄭所以改雞斯爲笄纚之故因而陳用之禮書疑鄭氏改字爲不然而以雞斯云者爲哭聲然也近凌氏曙曰鄭氏之破雞斯爲笄纚夫有所授之也高堂生之禮以次傳於后蒼蒼授戴德鄭氏之注蓋本之於大戴按喪服變除斬衰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纚徒跣可見禮記經師之本本作笄纚也又云父爲長子不笄纚不徒跣妻爲夫妾爲君笄纚不徒跣齊衰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爲人後者所後之祖母母妻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繼母爲長子皆不笄纚徒跣以上凌氏所引見通典戴德喪服變除亦見朱子儀禮通解　戴氏言之鑿鑿並不作啼聲然也炘按通典又引鄭君云子爲父斬衰始死笄纚如故臣爲君不笄纚徒跣餘與爲父同鄭破問喪雞斯爲笄纚者悉本之大戴氏變除篇得凌氏拈出之而可豁然於鄭氏之非臆改矣又按廣雅釋詁髽鬗鬌髽雞斯髣髴也則晉之張稚讓尚堅守雞斯爲笄纚之訓也

又按雞斯者去冠而露笄纚也髽者夫笄纚而露紒也廣雅同訓爲髽亦大概言之耳

釋設決

士喪禮設決一節經注古奧疏家不得其解而後人歧說紛然愈解愈晦今細將經注本文字箋句釋一一疏通證明之以俟後之達者覽焉經云設決麗於擘者決者何卽今射者之韝指也生人以骨死者以棘著於右手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也擘者何手後節中卽今人所謂拇也決著大指而云麗於擘者謂

以組繫於捥也云自飯持之者飯卽大擘指本所以著決者也持者固也謂以組從大指繫於捥以固此決也注云決以韋爲之藉者韋皮也決之著指恐其不牢其內襯之以皮今射者猶如是也云有彄者彄決端之深處所以受組者也說文彄弓弩端弦所居也故決端組所著之處亦謂之彄今婦人之戒指其形與決相似故西京雜記云戚夫人以百鍊金爲彄環照見指骨是也云彄內端爲紐者彄下鄉掌爲內紐小鼻也爲小鼻於彄之下以穿組周禮弁師延紐注云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與此紐爲小鼻同一解也云外端有橫帶者彄上鄉手表爲外橫帶者卽上經所謂組繫也云設之以紐句擐大擘本也者解設紐之意所以穿組擐大擘之本也云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擘之表者沓合也謂合組於彄之上下貫之以紐而反結於捥之外也生人之決不過藉之以韋其決自固其貫組而結之於擘皆爲死者而設去古已遠不可考矣經文簡古故鄭氏委曲說其制度如此後人至以擘爲大指又謂飯字未詳皆未深體注意者也

釋明旌經末

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注與疏無一言解經末之義儀禮通解續引此節鄭注云今文銘爲旌末爲旆汲古本作今文銘爲旆係脫簡足以發其義矣案古之明旌卽以平生之旌旗爲之故曰爲銘各以其物也其不命之士無物者亦象旌旗之制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郭注云帛續旐

末爲燕尾者詩曰旆央央毛傳曰旆繼旒者也是明旌經末卽
象續旒之旆爲之故其字或爲旆也緇長半幅爲明旌正幅經
長終幅以繼緇謂之末者以半幅之緇爲正幅故終幅之經爲
末幅也正幅以緇末幅以經者古人繼旒之旆往往與正幅之
旒異色爾雅緇廣終幅長尋曰旒詩詠白旆央央則與緇異色
矣定四年左傳云分康叔以大路少帛旃茷卽旆字詩釋文
繼旒曰茷是也旃染茹蘆爲之其色赤與此經赤色同是古人
之旆亦有用赤者故明銘象之也且名書於末於赤爲宜緇則
不能書也經之長倍於緇者亦以書名之故末不可不長也若
生人繼旒之旆其長適與旒等孫炎所謂帛續旒末亦長尋是
也孫炎說見公羊疏

釋士喪禮稼衣

稼衣者不殊衣裳婦人之服也周禮作縿雜記作稅婦人異於
男子者婦人有纁袡男子無纁袡耳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
不襲婦服與稅衣纁袡爲一曾子曰男子殊衣裳爲之謂之元端惟既死之襲衣連衣裳爲之
謂之稼衣元端黑故知稼衣亦黑賈氏周禮疏云男子稼衣黑
裼弁服皮弁服元端服士喪禮雖無文案士冠禮陳衣於
弁服皮弁服稼衣稼衣當元端之處故知稼衣黑或以稼衣
配皮弁而云色白者非也經云弁經云弁絰弁服純衣皮弁服稼衣又云
商祝襲祭服弁皮弁稼衣次是明明稼衣與皮弁爲二又云乃襲
三稱如稼衣爲皮弁之衣則僅二稱無三稱矣皮弁稼衣俱用
布惟弁服用絲故云弁服純衣古稱絲爲純祭統君純冕
以供純服皆謂純爲絲也純衣專指弁言之以別於皮弁稼衣之用布非
立於阼又王后蠶於北郊

以純衣配爵弁稼衣配皮弁也稼衣異於元端者在連衣裳爲之異於深衣者深衣裨布爲之稼衣則衣袍繭爲表喪大記云袍必有表不裨謂之一稱鄭注云所以表袍者是也士襲與小斂大斂俱有稼衣小斂大斂以雜記子羔之襲有稼衣注云大夫禮皆不見有元端以稼衣與元端同色卽以當元端也諸侯之襲有元端而無稼衣雜記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一元冕一褒衣一雜記云公襲無袍繭諸侯尊與士大夫異也敖繼公謂士小斂大斂有元端非也婦人之衣作緣或作稅惟男子之襲衣作稼其分別或以此異

釋祭服不倒君襚不倒

倒唐石經作到到卽倒也說文無倒字新附始有之不倒者不倒皮弁服二稼衣三經不云不倒則襲衣不倒可知小斂節云商祝布絞紟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大斂節云商祝布絞紟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者矣小斂祭服不倒則袍繭稼衣有倒者大斂君襚不倒則庶襚有倒者小斂之祭服不倒對稼衣以下言之大斂之君襚不倒對庶襚以下言之敖氏謂大斂之祭服亦有倒者非也祭服尊故不倒小斂不倒則大斂可知君襚尊故亦不倒君襚不倒則庶襚有倒者可知士襲衣三稱惟用主人之衣庶襚繼陳不用小斂十九稱主人衣三稱外用庶襚足之不必盡用不用君襚大斂三十稱主人衣三稱外用庶襚及君襚足之大夫襲衣五稱雜記子羔之襲也稅衣一稱素端二稱皮弁三稱爵弁四稱元冕五稱雜記諸公襲衣九稱雜記公襲

卷衣一元端二朝服三素積四纁裏五兩爵弁六七元冕八褒衣九小斂上下同十九稱大斂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其士大夫小斂不倒者惟祭服君襚而已諸侯得天子之襚亦不倒天子惟不倒祭服可知喪大記云小斂大斂祭服不倒又云小斂大斂祭服不倒可以正敖氏之失也

釋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此一經鄭注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可謂確當不易矣而後儒疑之者頗多汪氏琬井疑傳文之誤其言曰大夫之弔命婦有之命婦弔大夫則未也何也婦人之職惟司酒食織紝而已不當與聞閫外之事故曰婦人無外事禮知生則弔所識則弔爲命婦者何自而與大夫有素也如其爲有

服諸親則聞喪之日必往而號踊哭泣廁於姑姊妹姨娣衆婦人之列矣夫安得行弔禮且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夫安得而用錫衰舍是而出弔則與外事之漸也使先王而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淫也夫防之猶慮其不足而顧誨之乎其可疑審矣炘按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凡弔者皆弔生哭者皆傷死命婦死大夫弔於命婦所弔者實其夫也大夫死命婦弔於大夫所弔者實其妻也服問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是大夫之弔命婦也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主婦降自西階彼國君夫人且親弔大夫士之家何疑命婦之弔於大夫乎且不僅大夫士然也周禮內宗王后有事則贊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女巫

若王后弔則與祝前世婦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女御從世婦而弔於卿大夫之喪彼天子之后與世婦且出弔諸侯及卿大夫之喪則命婦之弔大夫又何疑乎古人別嫌明微無在不謹男女之別惟行禮之際不避婦人見於禮經者甚多何獨至喪禮而廢之必欲廢禮以言防吾恐防之愈嚴而潰之愈甚則仍不如以禮爲防之爲得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八十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學禮管釋十六　當塗夏炘心伯著

釋昏禮下達

昏禮下達注云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炘按此的解也凡行禮必有次敘如鄉飲酒禮始於戒賓請賓然必先就先生而謀賓介聘禮始於命使者然必君與卿先圖其事少牢禮始於筮日然必先諏丁己之日昏禮亦然昏禮始於納采然非媒氏先達其言不可詩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是也達之稱下者周易之咸曰取女吉其卦艮男居下巽女居上彖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其義彰

彰矣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鄭君注云稱有惠明下達壻親迎御婦車授綏鄭君注云壻御者親而下之曲禮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其發明下字可謂無餘蘊陸氏佃謂下達者自天子達朱子又謂下達二字本爲用厲一事而發言自士以下至於庶人皆得用厲恐非經意

釋行事必用昏昕

士昏禮記凡行事必用昏昕注云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又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以名焉日入三商爲昏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云日入三商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融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孔氏穎達曰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晝則晝多於夜校五刻此馬氏日未出日沒後各二刻半之說也考靈曜取整數以日入三商爲昏鄭注用之蔡邕以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與鄭同義炘按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刻漏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宋王逵蠡海集言百刻之法每刻分爲六十分百刻其得六千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顧氏炎武曰厤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

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晝則晝多於夜校五刻此馬氏日未出日沒後各二刻半之說也考靈曜取整數以日入三商爲昏鄭注用之蔡邕以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與鄭同義炘按五代會要晉天福三年司天監奏刻漏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宋王逵蠡海集言百刻之法每刻分爲六十分百刻其得六千分散於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顧氏炎武曰厤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

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
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只當大刻六分之一合
一日計之爲初初者十二爲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以上見
是古人以百刻分爲十二辰實有畸零不盡之數昏明以二刻
半爲限仍未爲密算不如三刻整數較爲直捷鄭從考靈曜以
日入三商爲昏其與馬氏日未出日沒後各二刻半之說實不
相背戾也至淩氏廷堪以昏昕卽今之曚影限又非也曚影者
太陽未出之先已入之後距地平下一十八度皆有光故以十
八度爲限然人所居有南北而曚影多寡之限遂殊地南則赤
道距天頂近太陽正升正降其度徑地北則赤道距天頂遠大
陽斜升斜降其度紆故愈北則曚影之刻分愈多愈南則曚影

之刻分愈少故北極出地四十度以上則二分曚影六刻有零
冬至曚影有七刻夏至曚影近九刻五十度以上則夏至之夜
半猶有光七十度以上則幾至不夜禮經所謂昏昕以三刻爲
率凡四時之間皆以日出日沒之前後爲準非曚影分冬夏二
至春秋二分又隨地南北多寡算之不齊也

釋曰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注云凡日景於千里而
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
降於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隋書天文志引劉焯
云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先儒皆以爲影千里差一寸考之
算法必爲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明爲意斷事不可依今交

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舊唐書天文志云開元十二年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以水準繩樹八尺之表而以引度之始自滑州白馬夏至影在表北長尺有五寸七分自滑州臺表南行一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沛州浚儀古臺夏至影在表北長一尺五寸微强又自浚儀而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許州扶溝夏至影在表北長一尺四寸四分又自扶溝而南一百六十里百一十步至蔡州上蔡武津夏至影在表北長一尺二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影差二寸有餘而先儒以爲王畿千里影移一寸乖舛而不同矣炘按周禮所謂地中者非必地體渾圓之中乃李氏光地所謂九州之中也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是大司徒所掌止中國之九州耳大地渾圓之中則周髀以北極之下爲中是也又地體渾圓隨人所居而各有所戴之天頂所履之地平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此方之午正爲彼方之子正而彼此易地不相知各以所戴之頂爲天中卽各以所履之平爲地中此皆就渾圓之地言之也若大司徒之地中則就九州之地求之惟豫州適當南北東西之中於是制千里以爲王畿而王城日至之景適尺有五寸故以尺五寸爲之準至漢時尺五寸之景又在潁川陽城江愼修云黃赤道間之緯度古闊而今漸狹漢時王城夏至日稍偏南而景微長必進至陽城然後合土圭也而潁川陽城亦在豫州千里之內可見豫州千里之內表景不必皆尺有五寸而四時風雨陰陽不甚相懸絕故統

謂之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下卽云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是尺有五寸之景統王畿千里之內而言非專指一方可知夫旣千里之內統謂之尺五寸之地中則自是而南一千里夏至之景較王畿爲短而暑氣多又北一千里景較王畿爲長而寒氣多又東一千里日出早中表景正而日已夕其風多又西一千里日出遲中表景正而日尙朝其陰多故曰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也地徑三萬里地面得半爲一萬五千里以土圭尺五寸計之王畿千里統云尺有五寸則四方各千里之州皆以差一寸爲率故云凡日景千里而差一寸也千里差一寸說本考靈曜不獨鄭君宗之張衡王蕃陸績諸儒並同斯義而或以五百二十六里影差二寸之實測駁之則未識周禮之地中乃九州之中其所謂尺有五寸者乃統千里之王畿言之非大地渾圓之中也

釋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攷工記匠人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極星謂北辰朱子論語注亦云北辰北極皆宗爾雅北極謂之北辰一語大宗伯疏引鄭注爾雅云天皇北辰耀魄寶炘按漢人不知歲差因極星去北辰不動處最近故以北極爲北辰雖爾雅亦多漢人附益故也夫子云爲政以德譬如北辰不云譬如北極蓋極星亦動其不動者惟北辰耳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乙之座第三星

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紐星爲天之樞集注因以天樞釋之梁祖暭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宋沈括以爲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三度有餘元郭守敬測極星離不動處三度朱子語類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樞星最小這是天之樞紐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是近那辰雖動不覺是朱子集注雖用爾雅漢志而極星非北辰極星亦動而北辰不動見於語類者甚詳蓋宋人歲差之說既明不似漢人之鶻突也然所謂歲差者皆謂恆星不動而黃道西移今法則以黃道終古不動而恆星東行極亦恆星安能不動故今之北極去不動處三度奇視周之近辰不動爲大相懸絕矣上元陳氏懋齡云北辰非北極小星也古人指星所在處爲天所在處其實北辰是無星處今人測極星所在晝夜環行折中取之是也凡天之無星處曰辰天上十二辰自子畢亥爲日月所聚會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會於丑必有所當之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爲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叛定星度北辰如何認定極星但以之爲標準耳德清許氏慶宗曰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攷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休注公羊云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按公羊以北辰與心伐同謂之大辰今北極星甚小不易辨周髀云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顛希望北辰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

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丈三寸故東西極二
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
西極二萬三千里卽璿璣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
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爲不動處以度計之約四度餘然則
周髀所謂北極中大星非今小星可知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
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得毋卽此星歟今法測句陳大星東
西所極折中以正南北定赤道極所在與周髀北極璿璣之法
正同或古時卽用句陳大星亦未可定公羊爾雅攷工所言極
星及北辰當卽周體北極中大星若論語北辰則專指不動處
周髀所謂正北極樞也炘按陳氏之說發明北極非北辰語極
精確至許氏不韙第五小星爲北極而以句陳大星當之引漢

志以證成周髀之說雖創見實確論也

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附釋氣盈朔虛　五歲再閏　十九年七閏

春官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
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故於文王
在門爲閏說文閏餘分之月五歲再閏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
閏月居門中從王在門中周禮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或者據
此謂閏字三代後始有之自夏以前天子稱帝不稱王且王字
不見於唐虞之書何以閏月定四時堯早以是命羲和哉按說
文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三
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是王實王
天下者之通號三皇五帝之代天子雖不稱王而王天下之號

不改是以皇字从自王會意自始也始王天下者謂之皇　易繫辭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是其證明堂肇於黃帝則閏月居於門乃自古王天下者聽朔之典太史閏月詔王居門非至周始有不得以說文引周禮爲證遂疑閏字起於三代以後也

閏由於氣盈朔虛厤家以每月三十日十二月三百六十日爲一年每月二氣一節氣一中氣一年共二十四氣每月一合朔十二合朔爲一年氣盈之氣卽二十四氣也自今年冬至至來年冬至前一日計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謂之氣盈朔虛之朔卽十二月之朔也自今年十一月初一至來年十一月初一前一日計三百五十四日三百四十八分是於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

九十二分謂之朔虛合氣盈朔虛計之將氣盈所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合朔虛所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八百二十七分是一歲之餘日也積至三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零一分便當置一閏月設不置閏則季春之月爲首夏之月仲冬之月爲季冬之月積至三失閏而春夏秋冬皆易其序矣故置閏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非人力所可強爲自堯舜以來未之能易乃沈存中欲用二十四節氣爲一年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之日爲仲春之一日則歲歲整齊永無閏餘西法有閏日無閏月卽存中之故智其妄誕不亦甚乎梅氏文鼎云何以不竟用節氣紀歲則閏月可免曰晦朔弦望易見者也節氣過宮難見者也故授人時則莫如用其易見之

晦朔爲之閏以通之則四時可以不忒此堯舜之道萬世不易者也

又氣盈朔虛互校每年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須積至三年始置一閏而繫辭言五歲再閏與麻法不合不知三年一閏者統年之首尾言之五歲再閏者計閏之月數言之設如甲子年餘一箇十日八百七十二分乙丑年又餘一箇十日八百七十二分至丙寅年七八月當置一閏丁卯年又餘一箇十日八百七十二分戊辰年又餘一箇十日八百七十二分至己巳年正二月又當置一閏雖是首尾六年置閏實計歲六十一二箇月尚是五年故云五歲再閏六年三閏而不足者多五歲再閏而有餘者少故就少者計之繫辭云歸奇

於扐以象閏說文云餘分之月正謂此也

又蔡九峯書傳云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一章之說本於漢書律厤志入章三歲一閏六歲二閏九歲三閏十一歲四閏十四歲五閏十七歲六閏十九歲七閏後人以尚有餘分譏氣朔分齊爲不確不知蔡氏之氣朔分齊者謂至十九歲而氣之分朔之分齊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非謂其遂無餘分也黃氏瑞節曰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統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並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爲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以七乘之得三

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謂氣朔分齊而爲一章也炘按蔡氏書傳本承朱子之命而作而朱子所注釋堯典舜典大禹謨三篇俱載文集雜著中蔡傳全用其文未嘗更動其堯典乃命羲和五節舜典在璿璣玉衡一節所說天文厤算簡確精當非九峯所能及其十九年七閏一章之說得黃氏發明之而諸儒可以無庸置喙矣近上元陳氏懋齡尚書閏月定時攷闡發書傳十九年七閏之旨布算精密附錄於后

陳氏曰虞書以閏月定四時蔡氏以十九年七閏釋之大致不差其法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故以一度剖爲九百四十分四分之每二百三十五所謂四之一也古用四分法設算極爲簡當雖十九年七閏之後餘分終不能齊而大致井然所難者惟在布算然以日法九百四十爲綱滿此進爲日餘退除爲零分亦易了之事矣算法附

天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古法退一度西人謂日自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此一歲日行之度也月逐日每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以九百分爲十九分四十分爲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

得全日三百四十八 十日 二九 四 ○一八 ○九○○ 餘分之積 百分 四九 八四 ○二 四九 八九 ○三 五千九百八十八以
日法九百 四八 四 九四 ○三 五五○ 得整六日餘分三百四十八通計得全日
四十除之 四八 四 九四 ○三 五五○ 三百五十四 九百四 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日與
天會而多五日 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日爲氣盈月與日會不
滿三十日 九百四 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以日法減之知每會月欠日
四百四十一分 ○九一 四九四 九四四 若滿此則三十日一會矣十二會月其欠五
千二百九十二分 百分 四四 八四二 四四○ 五九二 以日法除之得五日 四二 一 五九九 二七五 五四○ 餘分五百九
十二是月與日會而少五日 九百四 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
也一月合三十日之數則少此四百四十一分十有二月則少
五千二百九十二分一歲三百六十日其少五日 九百四 十分日之五
百九十二分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 日法之二百三十五日爲氣

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 日法之五百九十二分者爲朔虛故一歲
恒餘十日 五二七 五九二 四四○ 五五○ 一○○八 九百四 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則三十日 一八七 一日 四九三 ○四六 二四六○ 又
二千四百八十一分以日法除之 一九四 四六○ 二四六○ 一 得全日二餘分六百單
一五歲再閏則五十日 一八七 一日 四九三 ○四六 二四六○ 一 又四千一百三十五分以日法除
之 四四五 四九三 一七三 四三○ 得全日四餘分三百七十
百七十五十九歲則一百九十日 九百四 十分日之三
十三分以日法除之 一九四 四六○ 二四六○ 一 得十六日餘分六百七十三合二百
○六十又 九百四 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三置七閏月月三十日三七二
百一十日去四月小 古法月一大一小相間 大合二百○六日又 九百四 十分日之
六百七十三爲不盡餘分然則古章法以通十九年七閏而氣
朔分齊者見大致而已

釋聘禮郊勞歸饔餼儐使者皆再拜稽首

稽首之拜惟臣之於君則然左傳所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是也其見於禮經者彰彰矣惟聘禮郊勞及歸饔餼之儐使者乃賓主適體之禮而亦稽首似不可解按此亦以君命行之也經云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賓再拜稽首受幣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送幣注云稽首尊國賓非也彼以君命勞使者使者亦必以君命儐勞者可知既以君命安得不稽首乎歸饔餼之儐使者云賓致幣不言致命互文束帛束面致命不言致幣及儐使者亦然經於歸饔餼云大夫奉見義鄭注致幣云不言致命非君命非也試思既非君命何以受者致者皆再拜稽首乎放前此命使以後宰夫官具郊勞歸饔餼大禮也豈有儐幣而不出自朝廷令使者自具之理既爲官幣卽當以君命行之此再拜稽首之禮所由行不可以平敵賓主之禮例之也或曰大夫餼賓介及大夫相食何以再拜稽首也曰此亦以君命行之也何以明之大夫無故不殺羊饔賓介及相食皆以太牢非大夫之禮所宜然必君命饔之食之而後敢具太牢焉公食禮云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賓受于堂無儐注云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禮受於堂無儐與受君禮同據此論之大夫不親食不自使人致之必君命同爵者致之又受於堂無儐與受君禮同則親食之太牢必以君命將之無疑大夫相食如此而餼賓之太牢可知然則稽首之拜信乎非臣於君不可也

又按臣於君稽首則子於父亦當稽首士虞特牲少牢尸未入之先設饌陰厭祝酌奠及饗神主人皆再拜稽首特牲少牢主人受尸嘏及綏尸亦再拜稽首特牲嗣子舉奠亦再拜稽首少牢無嗣子舉奠此孝子事尸之禮如事君也至昏禮親迎主人筵几於廟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昏禮有鬼神陰陽之義非以事君之禮事女父觀於主人不荅拜及壻若不親迎三月之後壻見婦之父母記文所載但云再拜並無稽首之禮足見親迎稽首通於廟中之事尸所謂鬼神陰陽者此其義歟

釋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疏云此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鄉飲酒禮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是也炘按疏以此布席非禮席誠然然所引鄉飲酒禮乃堂上之席非室中之席此一節皆弟子事長者於室中之禮於堂上無涉云奉席如橋衡兼坐席臥席而言請席何鄉坐席也請衽何趾臥席也鄉面也趾下也互言之以見義注所謂因於陰陽也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亦兼坐席臥席言之順長者之意不必定主於奧而坐臥向南向北則席端上西坐臥向東向西則席端上南也士昏禮御衽於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枕席端止席末良在東則婦在西對席也與此經東鄉西鄉之席以南方爲上合

少牢三篇尸席東鄉士虞祝布席於室中東面特牲祝筵几於室中東面少牢司宮筵於奧祝設几於筵

上右祝席南鄉士虞特牲主人席西鄉特牲賓三獻之時筵祝南面少牢同爵止時席於戶內注云爲主人鋪之西面無北鄉之席面然不設席其席之上下無文或如曲禮所云未可知也至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則皆堂上之席賓南鄉主人西向介東鄉燕大射無介工席堂廉北鄉然燕禮言賓席東上鄉飲大射言工席東上大射言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則南鄉北鄉之席皆以東方爲上大射又言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則東鄉之席以北方爲上與此經所記相反益知曲禮所云爲平常坐中之席無疑也

釋登席不由前爲躐席

玉藻云登席不由前爲躐席注云升必由下疏廣引禮經升由下降由上解之炘謂不然曲禮曰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席前謂席面也南鄉之席以南爲面以北爲背東鄉西鄉皆然面謂之前背謂之後虛坐者盡後而面之所留者多以便讀書講說食坐者盡前而面之所留者少以妨殽羹污穢凡登席者自席後之左右登之則足不踐席若自前而登則足必踐席故曰登席不由前爲躐席也席首爲端尾爲末凡啐酒皆於席末謂之上末謂之下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長八尺公食席長一丈六尺其長八尺者織之有首尾公食大夫禮所謂蒲筵繭席皆卷自末是也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者南鄉則南爲前北爲後東鄉則東爲前西爲後升席戒踐席故不可由前而升若自後之左右升降則亦無一定之法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

南方注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蓋主人席阼階西面介席西階東面鄭取曲禮東鄉西席亦西鄉之席以南方爲上故曰升由下降由上然有司徹主人之席亦東鄉而主人與侑升席降席俱由北方則不與鄉飲酒鄉射同矣鄉飲鄉射之賓席南鄉而云賓升席自西方以升由下言之則鄉飲賓之席必東上疏云賓統於主而非南鄉北鄉之席以西方爲上矣以東爲上若是者堂上之席不必與室中同升席降席之法亦不必盡升由下降由上先王制作之初因禮之隆殺而各爲之節文其升降上下難盡拘以一例惟席前斷不可升故曰登席不由前爲蹴席鄭君解廣三尺三寸之席前爲長八尺之席上似與經不合

釋鄉大夫五物

周禮地官鄉大夫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先鄭以和爲閭門之內行後鄭以和載六德容包六行皆索解於鄉射之外似非經意惟先鄭之以容爲容貌杜子春之讀和容爲和頌謂能爲樂杜與馬注論語同最爲得之主皮之射鄭注尤與經戾近淩氏廷堪著鄉射五物攷其分射三番當五物頗具特見餘亦多鶻突語既以主皮爲中質又謂鄉射用布侯散文則通舉皮可以該布眞不免騎牆之見矣茲據鄉射禮條釋之或者與經有合云

一曰和謂和於射耦也人以相耦而親亦以相耦而爭況射決

勝負之地乎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不爭則和矣凡未射之先司射先比耦比訓選擇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亦訓和也管子五輔篇比順以敬注云比和也謂和順以敬也春官簭人六曰巫比注云比謂筮與民和比也比耦卽和耦也射義曰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和之謂也投壺曰毋嘵毋敖嘵敖則不和矣昏義曰和於鄉射故詢衆庶之五物以和爲首焉

二曰容謂容體比於禮也其未射也讓拾取矢有容袒決遂搢三挾一个皆進有容其將射也上耦揖進當階揖及階揖當物揖及物揖有容上射既發挾三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有容其既射也執弓不挾南面揖有容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與升射者交於階相揖有容由司馬之南適堂而釋弓說決拾有容其餘繁縟之節尙多非嫻於禮者其容體不能比故以容爲次焉

三曰主皮皮卽大夫所射之麋侯士所射之豻侯主卽不貫不釋也注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凡射必有侯躬以內曰侯中中之心曰鵠天子大射以虎熊豹之皮爲侯中又爲之鵠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是也鄉射用賓射之侯賓射異於大射者在四旁五采之正而不在中心所設之鵠蓋賓射亦以皮爲鵠與大射同鵠之外不飾以皮而以五采之正飾之先朱次白次蒼次黃次元而謂之五采之侯射八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

三耦射豻侯二正因士之豻侯而知天子三侯卽虎熊豹諸侯二侯卽熊豹卿大夫一侯卽麋侯也先鄭云三侯虎熊豹諸侯熊豹豻者獸名大射儀作干注云胡犬也賈氏逵云正五重鵠居其內斯爲的解自後鄭不用仲師景伯之說而以五正爲布侯於是鄉射五物之主皮遂不可解而以庶民田獵分禽當之其所失者遠矣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二者皆謂以樂射也射至第三番始奏樂鄉射大射皆然和容者謂合於樂也興舞者謂射之中節如干戚羽籥之舞與樂相應也馬氏融注論語云四曰和頌謂合雅頌古者頌字卽容字說文頌兒也今之容兒卽古之頌兒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此頌之所以名頌與馬氏所云五善卽鄉射之五物今作和容古作和頌似馬所見本爲長馬以雅頌解頌字雅不必小大雅頌亦不必周魯商頌凡詩歌皆謂之雅頌論語鄭聲之亂雅樂非專指小雅大雅也公羊什一行而頌聲作非專謂廊廟之三頌也雅頌卽詩歌之謂和合也謂合於詩歌古者天子之射樂九節五節以聽四節以射諸侯樂七節三節以聽四節以射大夫士五節一節以聽四節以射和容者謂奏樂以聽之時也至發矢則中節矣興舞者謂中樂節之射如舞者之與樂相應也春官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疏云謂其節比於樂齊風舞則選兮射則貫兮皆其的證射禮曰不鼓不釋謂不能與舞者也與發也左傳舞師教工記弓人末應將興注云興發也哀二十六年左傳興空澤之士千甲舞節也八音而行八風舞者所以節釋文興發也謂發矢中樂節也此

鄉射五物之義也

釋大司樂三大祭之樂

凡樂之還相爲宮者皆以相生爲次第如黃鍾爲宮則以黃鍾下生之林鍾爲徵以林鍾上生之大蔟爲商以大蔟下生之南呂爲羽以南呂上生之姑洗爲角如以林鍾爲宮則以林鍾上生之大蔟爲徵以大蔟下生之南呂爲商以南呂上生之姑洗爲角以至十二律莫不皆然獨大司樂圜丘之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方丘之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宗廟之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不合還相爲宮之次後儒多求其說不得宋紹興中有司議以爲天宮取律之相次圜鍾陰聲第五陰將極而陽生故取陽生之首黃鍾爲角陽聲第二大蔟爲徵陽聲第三姑洗爲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其相次者以爲聲地宮取律之相生函鍾上生大蔟爲角大蔟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徵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其相生者以爲聲人宮取律之相合黃鍾子爲宮大呂丑爲角子合丑也大蔟寅爲徵應鍾亥爲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親故取其相合者以爲聲其說甚巧人多從之然天宮之黃鍾大蔟姑洗爲次矣圜鍾之次非黃鍾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乃相生一定之法宮生角角生羽羽生徵非古法也反復攷之仍以鄭義爲長鄭云圜鍾夾鍾也江愼修云夾鍾因奏圜丘而名各以其類也黃鍾不改者黃爲中之色人亦居天地之中義類相比附也函鍾林鍾也用聲類求之

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厭無厭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辟之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炘按鄭君之義不知其何所本然必有所授之非臆度也凡樂之還相爲宮者必循相生之次至於祀天神祭地示享宗廟此莫大之祭祀不可以尋常相生之樂

用之故明於鬼神之忌諱審之極其審愼之極其愼其極剛肅殺之商既屏而黜之矣而尊不可以用卑卑又不可以不辟尊且不僅不用與辟之已也凡與尊卑同位者亦皆缺之敬之至也敬之極其至而後幽明感格之間纖悉不留餘憾由是天神降地示出入鬼禮先王精意以奉明禋者蓋如此典同職云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其所以辨之者蓋審愼爲已至矣注說固不得而遺也

釋三大祭之樂缺商

大司樂圜丘之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方丘之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宗廟之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缺商不用鄭注云此樂

無商者祭尙柔商堅剛也朱子語類黃義剛錄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爲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聖人恐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須是問樂家如何不用商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又問向見一樂書溫公言本朝無徵音竊謂五音如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這箇也是無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曲子所謂黃鍾宮大呂羽這便是調如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有陳涪錄問溫公言本朝無徵音如何曰其中不能無徵音只是無徵調如首以徵音起而末復以徵音合殺者是徵調也徵調失傳久矣徵宗令人作之作不成只能以徵音起而不能以徵音終

如今俗樂亦只有宮商角三調而已炘按朱子之說是也凡樂未有不備五聲八音者卽以大司樂本職證之經明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豈有無商聲而只有四聲者又以本節函鍾爲宮證之四律順生函鍾生大蔟徵也大蔟生南呂商也南呂生姑洗羽也是名雖無商而商之聲自在也又三大樂備言雲和孫竹龍門之琴瑟史記言琴長八尺一寸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肩其餘大小相次則絲之有商弦商聲明甚其餘鼓鼗管可以類推蓋不用商調者爲其堅剛殺伐之聲非歡心以格神祇之意其不廢商聲者爲其經緯循環之妙必備有以爲齊量之和此大司樂所以無商調而未必無商聲也

祭不用商想事鬼神當如此非獨周家一代之制自古祭祀莫

不皆然是以荀子有審商聲之說周之禮樂亦監二代而爲之者也後儒因三大祭無商唐趙愼言謂商主西方之金金克木周以木德王故避之審是則周一切之樂俱不用商何獨於祭祀避之且木既避金則凡金奏諸樂俱爲木之所忌豈獨商聲哉其說雖巧而不可通也李厚庵深然朱子無商調之說而又以賓牟賈問之聲淫及商爲宮商之商以爲周於軍旅且不用商何況祭祀則厚庵仍以缺商者爲缺商聲非商調也炘案夫子言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志荒者謂其有貪商之志也若聲淫宮商之商豈得謂之志荒乎反復攷之賓牟賈問之商仍以鄭注爲是而三大祭之缺商調乃事鬼神之禮不可以通於他樂也

釋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以斗建日辰交錯貿處如表裏之相合解之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故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注云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蓋用五行家所謂子與丑合也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故大司樂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示注云大蔟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所謂寅與亥合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故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注云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所謂辰與酉合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

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故大司樂奏黃鍾歌函鍾以祭山川注云黃陽聲第四函鍾爲之合所謂午與未合也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申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故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注云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所謂申與巳合也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故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注云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之合所謂戌與卯合也炘之聞也三代之時無以干支名年與月者況十二辰有歲差久則與斗建不應陰陽衝合後世崇尚周公制禮作樂不應有取於是也黃鍾初九與初六之大呂合故奏黃鍾者歌大呂大族九二與六二之應鍾合故奏大蔟者歌應鍾姑洗九三與六三之南呂合故奏姑洗者歌南呂蕤賓九四與六四之林鍾合故奏蕤賓者歌函鍾夷則九五與六五之仲呂合故奏夷則者歌小呂無射上九與上六之夾鍾合故奏無射者歌夾鍾不必牽合斗建日辰以傅會五行家之言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八十一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八十二

南菁書院

當塗夏炘心伯著

學禮管釋十七

釋三年之喪

喪服經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不言三年疏衰裳
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始言三年蓋疏衰有
三年與期之別不言三年無以示異於下經之期而斬衰不言
三年以次章疏衰之三年而互見也然三年舉其成數而月數
不詳詳於士虞禮之記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
而祔則薦明日以其班祔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
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注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
吉祭此以儀禮證儀禮而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畢也喪服
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是月也

四制曰父母之喪三日而沐期而練祥之日鼓素琴
告民有終也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
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三年問曰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
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又曰至親以期斷是
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
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
之故再期也間傳曰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
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
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互見喪大記又曰父母之喪居倚廬

寢苫枕塊不說經帶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
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互見喪大記
又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期而小祥練
冠緣緣要絰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繼無
所不佩此以禮記諸篇證儀禮而知三年之喪正服二十五月
加禫二十七月也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
也公羊傳曰此何以書譏爾譏喪娶也孜僖公三十三年
經書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於小寢歷文公元年至二
年十二月未滿二十五月之數故公羊譏喪娶杜預以長厤推
校乙巳乃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也不計文元年之閏
三月已滿二十五月之數故左傳云禮也又公羊閔二年傳云

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此以春秋
證儀禮而知三年之喪其正數二十五月也至於諸儒之論說
又可數矣荀子禮論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孝經援神契
曰喪不過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以義斷仁示民有終
棠邑令費鳳碑曰菲五五縗杖其未除巴都大守樊敏碑曰遭
離母憂五五斷仁自孝經援神契下戴德變除篇曰禮二十五
所引見日知錄月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曰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爲
之制以期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加隆以盡孝子恩愛至深
加之則倍故再期二十五月禮有取乎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
平聲三年之氣也後漢書陳忠傳曰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
二十七月晉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孔傳伊訓篇曰惟元祀十

有二月乙丑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傳云此湯崩踰
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太甲中篇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
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傳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
月此自周末以至漢晉諸儒所說三年之喪正數二十五月加
禫二十七月鄭康成王子雍之異同所爭不過兩月從無所謂
三十六月也自唐王元感忽發三十六月之說張柬之駁而正
之實爲千古定論不意後世之士復拾已殘之唾而揚未燼之
灰何也

韋人鳳曰橋李沈氏曰三年之喪其來久矣堯典帝乃殂落百
姓如喪考妣三載唐虞以來三代其之宰我有爲期之問子曰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孟

子對滕文公亦如之迨漢文帝遺詔短喪以日易月定以三十六日是知三年者三十六月也時雖廢古禮而禮固在也及考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下疑有闕文乃戴禮雜記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未審據何經典於是鄭元以中月爲閒月則主二十七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則主二十五月而三年之喪遂不復行是雖存古禮而禮已亡矣知禮者其詳考焉案沈諱堯中字執甫官刑部尚書著沈氏學弈考校甚悉予每疑三年之喪何以止二十七月今讀沈司寇此論乃是禮之代變非古禮也今家禮及王制皆二十七月服除相沿已久固罔敢過然母之同於父而斬衰也生母之同於父母而三年也後王議禮改而從厚協乎天理人心之至百代定爲遵守則有志復古者自當以三年之喪仍從三十六月爲斷以稍盡罔極之悲焉見讀禮通放　吳廷華曰按諸經皆言三年之喪惟小戴記乃有二十五月而畢之說至今並從之唐王元感主三年非二十五月之說張柬之據春秋駁之但春秋多變制恐亦非古法蕭山毛氏曰以二十七月之服而謂之三年是欺父母也愚亦謂人子之事父母以實不以名據喪服自期至緦皆月之實數獨三年則以二十五月畢之本自可疑又知漢文帝作短喪之俑其以日易月也則言三十六日而不言二十五日漢時古制未亡其三十有六之數必有所自來惜大紅小紅及纖之制其詳無可攷爾特存此以俟來者見儀禮章句　炘案沈執甫毛西河必欲翻張柬之案其一謂戴記諸篇

所云二十五月未知出何經典夫公羊傳明云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魯僖公薨二十五月文公納幣議昏左傳以爲合禮士虞記又期而大祥皆二十五月之證豈得謂春秋經傳及儀禮記非經典乎其一謂吉祭猶未配之下疑有闕文按禫祭之後始行吉祭云未配者對尋常吉祭有以某妃配之祝今禫祭之後尚在二十七月之內未忍純以鬼神之道事之故曰吉祭猶未配既夕禮曰猶朝夕哭不奠與此同一文法何謂有闕文乎其一謂春秋多變制恐非古法夫邱明與仲尼同好惡公羊亦七十子之流一則以二十五月爲合禮一則以二十四月納幣爲示譏所爭者不過一月非二十五月與三十六月之懸殊也且文二年作練主何休云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之制欲

服喪三十六月董仲舒繁露亦云亂聖人之制欲久喪而不能是春秋之時早以三十六月爲亂制豈二十七月而爲變制乎一則以漢文以日易月爲古制未亡此尤齊東野人之語也漢文自用其私臆未葬以前服斬衰既葬以後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而除喪何嘗有以日易月之明文其曰以日易月者乃應劭之曲說耳攷文帝七年崩遺詔內有曰下師古曰爲下棺也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七日之文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此以日易月也顏師古痛駁之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

案此卽指王元感言之　其明白剴切如此沈毛韋吳諸儒號博古者豈漢書注而未全讀耶然則必欲伸三十六月之說者無一是矣

又按論語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三年亦約略計之言其再周之大數耳免懷云者謂免於懷之顧復及懷之乳哺也今世俗生子周歲以後漸能學步漸能穀食再周以後學步者無不安行穀食者無不斷乳矣豈必年歷四週月更卅六而後免於父母之懷哉以世俗育子之限見聖人立言之精卽以聖人立言之精證三年再期之數此又可以不煩言而解者也

釋唯子不報

凡喪服所云報服皆兩相當之服也父卒繼母嫁句從句爲之杖期縗父亦杖期以報之昆弟之子爲世叔父母杖期世叔父母亦杖期以報之姪丈夫婦人爲姑大功姑亦大功以報之孫爲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小功從祖祖父母亦小功以報之壻爲妻之父母緦妻之父母亦緦以報之凡所謂報者皆服之兩相當者也此經唯子不報單承姑姊妹女子子言之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之爲命婦而又無主者加服不杖期姑姊妹亦不杖期以報之女子子本應爲父母不杖期非以父母爲己不杖期而已亦不杖期以報父母與姑姊妹不同故經云唯子不報唯之言獨也言姑姊妹女子子四人之中唯女子子不報其餘姑姊妹皆報傳恐人誤認上文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統在其中故申之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

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語本簡明諦當之至注忽以
傳爲失謂子兼男女言之疏附會注意以男女皆爲父母三年
父母唯爲長子斬其餘降何得言報不知經傳中凡言報服皆
以相當之服言之子爲父母三年父母爲子期非相當之服或
又謂專據長子言之言父爲長子斬長子自應爲父斬故云唯
子不報不知此經係爲姑姊妹女子子立文與三年章何涉上
節云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可見女子子不報
上節已在言外此節特顯言之耳不爲大夫者爲姑姊妹女子
子降大功因無主又加至期姑姊妹報女子子不報此大夫不
報此大夫之子本隨大夫降大功又出適降小功一因尊同加
一等一因無主又加一等故爲之服期亦姑姊妹報女子子不
報上經言姑姊妹報不言唯子不報此經言唯子不報不言姑
姊妹報互文見義傳之說不可易矣

經言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
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當分讀之大夫之子爲
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本隨大夫大功今因尊同加服期
無所爲報也世叔父母報昆弟之子以期本在杖期章猶可以
言報昆弟之子爲世叔父母服期乃旁尊正服非爲叔世父母
報也不可通者一昆弟相服期無所爲報不可通者二子爲父
母三年更非報服不可通者三故唯子不報四字斷不承世叔
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言之唯姑姊妹加二等至期姑姊妹亦
報之以期始可言報女子子本爲父母期故言唯子不報此唯

子不報四字單承姑姊妹女子子言之與上八人無涉

釋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言先君雖已薨其餘尊猶在先君爲庶子之妻及庶子之衆昆弟皆絕不爲服庶子爲生母與妻在五服之外爲庶昆弟亦不敢服所謂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今先君已卒爲餘尊所厭尚不得伸正服故僅服大功不云公子而本嗣君爲稱言公之庶昆弟者明先君已卒故也故注云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此解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大功也傳又曰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言既卒之大夫則庶子爲母妻昆弟皆得伸其正服今僅服大功故注云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此解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大功也傳又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文承從乎大夫而降之後明三人大夫不降子亦不敢降之而國君亦可上推矣大夫之適妻大夫之子之適母也大夫之適婦適子之妻也大夫之適子大夫之子之適昆弟也此三人者大夫皆不降爲內子期適婦大功適子三年故大夫之子爲適母三年大夫之適子爲其妻期大夫之庶子爲適子期所謂子亦不敢降也諸侯於庶子之母妻昆弟皆絕服不得謂之降故知降謂大夫然諸侯於夫人適子適婦亦不降服問所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是也此二句雖承大夫言其實諸侯亦在其內而後知注以昆弟二字上屬之爲確也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皆者皆上父庶昆弟大夫庶子二人也二人一以厭降一以從於大夫降於從父昆弟之爲士者皆服小功今從父昆弟乃大夫仍以本服服之其從父昆弟亦以大功服此二人注言互相爲服是推言尊同不降之義非以互字解皆字也又云適子相爲亦如之仍是推言之義卜子不發傳者上節之傳已言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於此經無傳也

舊讀列后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

炘案期章云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又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與此傳文爲三出足見大夫不降其適大夫之子亦不敢降父之所不降兼有昆弟在內公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子同也若刪昆弟二字下屬則不降適服中遺昆弟之服矣注云父所不降謂適卽指期章二傳言之舊讀之疎此鄭君必欲易之與

昆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炘案此實不詞所謂昆弟者謂公之庶昆弟與大夫庶子之昆弟與抑凡爲昆弟者與若云公之庶昆弟則遺大夫之庶子若云大夫庶子之昆弟則經無昆弟之文若云凡爲昆弟者則服從父昆弟大功乃其本服不必

爲大夫也反復攷之益知昆弟二字宜上屬而皆字立文統公庶昆弟大夫庶子皆在其內也徐氏乾學必以舊讀爲是未聞其審

釋喪服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三月爲一時天道之小變者也凡喪之輕者宜以是爲節故喪服以三月爲始加至五月則二時矣又加至九月則三時矣又加至期則四時周而天道大變於上矣又加至再期則三年矣喪以是爲極也緦麻者三月之正服也其有分尊而恩輕者既不可以服期又不可以服大小功於是制齊衰三月之服重其衰所以隆尊減其日月所以殺恩此著於經傳者也惟宗子孤爲殤之服禮經不載記者於是補之蓋以宗子論則分尊而恩輕也既爲宗子齊衰三月不可以是而服宗子之殤若竟以殤服服之又不別其爲宗子於是以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以服之衰減於齊衰而月同於宗子先王之制此精矣由是知三月之服齊衰小功大功皆有之以爲天道一小變可以除之矣推之公子爲其母妻雖在五服之外亦既葬除之皆取天道之一小變也

釋喪服昆弟兄弟

喪服一篇有昆弟兄弟之別其別言兄弟者始於記人而喪服經無是也不杖期章之昆弟謂同父昆弟也大功章之從父昆弟謂同祖昆弟也小功章之從祖昆弟謂同曾祖昆弟也緦麻章之族昆弟謂同高祖昆弟也皆同姓也緦麻章之從母昆弟

君母之昆弟皆外姓也統五服以及外姓皆稱昆弟不稱兄弟說文所謂周人謂兄曰羣此喪服經立文之例也記人始言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記不知何人所作蓋周公以後善於禮者記之因外姓之親其服以小功爲斷同姓之親大功同財小功以下不同財其恩之殺亦以小功爲斷故凡經文小功以下不見之服於是補之其降一等者皆從小功降爲緦麻或由緦麻降爲無服其加一等者由小功加爲大功其本在大功者無可加也傳恐後人不知記者之所謂兄

弟故釋之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兄弟兼同姓異姓故鄭注云目其族親族者宗族親則兼有外親段氏玉裁謂喪服經傳大功以上曰昆弟小功以下之異姓皆曰兄弟非也經文自五服以至異姓皆稱昆弟傳祇云小功以下爲兄弟並不云大功以上爲昆弟知經與傳記立文之不同可曉然於昆弟兄弟之別矣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郝氏敬曰前言昆弟至此言兄弟者親曰昆弟族曰兄弟婚姻異姓亦稱兄弟此條所降之兄弟皆指小功以下族親小功兄弟降一等則緦凡兄弟降皆於士也尊同則不降賈疏謂此兄弟及下文爲人後者爲兄弟所容廣皆非小功以下顯與記傳背矣　爲人後者於

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郝氏曰爲人後者出繼大宗則小功兄弟皆降一等其所降之兄弟亦如其降反報之功以上可知按舉小功則大所謂後之兄弟謂所後之父之眾兄弟已之再從伯叔父之子二字敖氏云衍文若子者謂如所後之親生子也顧氏炎武謂於兄弟降一等自期降大功兄弟之子報之亦降一等亦自期降大功亦顯與記傳不合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專謂同姓之小功也因小功加一等大功若大功則至親無可加矣外親之服至重者小功斷不能加而爲大功也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此君謂有土之大夫大夫自旁期以下降一等舉小功以見例凡自大功以上無不降之服矣室老近於君故從之而降一等也

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戴氏震曰篇內明言夫之昆弟無服此兄弟服卽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是也謂夫爲之小功者妻降一等則緦如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章夫之諸祖父母在緦麻章此降一等之謂禮記服問篇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夫之外祖父母及從母緦也炘案東原之說甚確然則諸儒据此記以爲叔嫂有服則大非矣

爾雅釋親宗族篇曰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晜弟母黨篇曰母之晜弟爲舅母之從父晜弟爲從舅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晜弟足與喪服經文相發明昏姻篇曰母與妻

之黨爲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足與喪服傳記相發明至先生爲兄後生爲弟兄之子弟之子諸語則又親疏之通稱翳兄也是解周人謂兄曰昆弟蓋周人語也

儀禮喪服經而外皆言兄弟無言昆弟者然所謂兄弟亦不得概以小功以下解之惟士喪禮室中哭謂主人入坐於牀東謂適子也衆主人在其後謂主人之庶昆弟也親者在室謂主人大功以上之親也衆兄弟堂下北面謂主人小功以下之親也敘次劃然不紊其餘言兄弟則統親疎言之士冠禮爲期主人立於門東兄弟在其南冠日就位兄弟畢衎元立於洗東注云兄弟主人親戚也冠畢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荅拜諸

言兄弟兼族與外親在內族人亦不僅小功以下之人也特牲禮筮日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於主人之南筮尸子姓兄弟立於主人之後祭日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於門外子姓即子孫據所祭者言也如祭禰則考妣所生之子孫皆與於祭祭祖則王父母所生之子孫皆與於祭以至曾高皆然兄弟者據主祭者言也如祭禰則同父以下之旁親咸來助祭祭祖則同祖以下之旁親皆來助祭祭此旁親皆謂之兄弟以至高曾皆然至大宗祭祀則族人咸侍焉是兄弟者亦非僅小功以下也他如長兄弟謂輩行之長者也衆兄弟謂輩行之卑者也兄弟子謂兄弟之幼者也內兄弟謂內賓及宗婦也必欲以小功以下解之則窒矣

爾雅而外雜記屢言昆弟與喪服經同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又云士將與祭於公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又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 然所稱兄弟則統親疎言之非傳記所云小功以下爲兄弟也如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之喪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則指期喪之昆弟也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喪而哭則大功以上之昆弟也惟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指小功以下言之他如奔喪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則大功同財之昆弟也又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則小功緦麻不稅者也一部禮記中不可枚舉詩王風謂我諸昆取協韻耳非有義例尚書之寡兄勖乃同

父之稱周禮調人父之讎兄弟之讎從父兄弟之讎則自期以下之通稱大司徒聯兄弟注云兄弟者昏姻嫁娶曾子問不得嗣爲兄弟則外姻之稱學者分別求之可也

釋殤服

傳言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喪服小記言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然則傳分別三殤之年數者言其常數耳古者有德行者不待二十即加冠爲大夫故殤小功章有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又天子諸侯皆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在常人之中殤者在天子諸侯已成人矣公羊僖九年文十二年傳皆言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是女子年十五即不爲殤也又魯人以汪錡

死郎之戰不以殤服治喪則有功者亦不在殤期之數矣又通
典載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妻不殤夫皆足補喪服傳之闕
無服之殤心喪也哀至則哭而已然哭亦有制大功之殤以九
日七日小功之殤以五日緦麻之殤以三日所謂以日易月也
未滿三月之子則不哭也鄭以哭日準子生之月似非
大功小功既葬以後有受服殤服無受故大功小功之前別出
殤服緦麻無受服殤亦無受服故緦麻之殤散在緦麻中不別
出緦麻殤也
殤自齊衰始故傳曰齊衰之殤中從上斬衰無殤服未成人之
長子猶衆子也以其不能傳重也後儒每言斬齊之殤非也

釋緦麻章庶孫之中殤

鄭注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
字之誤耳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此統喪服之經傳而核之
知中爲下之誤非擅改經字也前乎鄭氏有馬季長之注馬云
祖爲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緦言中則
有下文不備疎者畧耳按傳明言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
等又云大功之殤中從上馬氏之言與傳文乖異此鄭所以不
從也王子雍謂此見大夫爲孫服之異也士爲庶孫大功則大
夫小功降而小功者則殤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按經無大夫
之文何以知其爲大夫其不可信益明矣惟鄭既據大功之殤
中從上以斷中爲下之誤又統全經釋之曰諸言中者皆連上
下無單言中者此庶孫成人大功其上中之殤當入小功此緦

麻係下殤也故斷中爲下之誤釋一經而全經之例具見改一字而經傳之例悉符確乎不可易矣近程氏瑤田又生異義何也

釋上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此四句與上經傳俱不貫鄭注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云此主謂妻爲夫之親服也其說不可易矣然何以傳發於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下也上云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又非婦人之殤服疏牽强釋之殊無義理敖繼公謂四句皆係脫文極是然亦不言何章之脫文盛氏世佐云夫族大功之殤見於經者惟夫之叔父耳其長殤中殤夫爲之大功妻從服降一等皆當小功今攷小功章唯見其長殤之服而中殤下殤同在此章故傳特爲之發此例其文當在上經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之下簡脫在此而其上必有發問之詞則逸之矣炘因悟上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兩句係小功章之傳文在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之下蓋此二句乃統釋殤服降等之差男子自大功上溯中殤從上小功下推中殤從下婦人爲夫之族親自齊衰上溯中殤亦從上大功下推中殤亦從下不應列於總麻章傳文之下如此移易而經義豁然矣

釋陰厭陽厭

陰厭陽厭之文不見於士虞特牲少牢諸篇然曾子問明明言

之卽曾子問之所言而可知祭祀之有陰陽厭也古人祭必立尸聖人通於幽明之故以爲鬼神之精神恆藉生人之精神以聚之尸以孫行又其一脈之所感召凡獻酬飲食之節一如祖考之與子孫賓客相周旋所謂事死如事生也然鬼神幽冥仍不知其來格與否故尸未入之前設祭於奧尸旣出以後改設於屋漏主人祝佐食皆出闔戶與牖以庶幾鬼神之食之謂之爲厭厭者飫也謂鬼神厭飫此飲食也奧陰而屋漏陽故謂饌於奧者爲陰厭改饌於屋漏者爲陽厭此陰厭陽厭之所以取名也然經不言鄭注何以知之曰鄭氏之注據曾子問而知之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

必厭盡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注祔當爲備聲之誤也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據此經而言曾子疑祭或可無尸只用前祭之陰厭後祭之陽厭以爲鬼神之厭飫亦可矣孔子告以成人必有尸若無尸而但厭祭是殤之也因言不獨成人之祭有陰陽厭雖殤祭亦有之曾子又疑成人備祭故有陰厭陽厭殤祭不備何以有陰厭陽厭孔子因告以祭宗子之殤於奧故謂之陰厭祭殤與無後者於當室之白故謂之陽厭宗子殤有陰厭無陽厭凡殤有陽厭無陰厭不若成人之所祭備有陰

陽厭也故鄭注曾子問云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又注特牲禮曰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陽厭陰厭也注之融會經傳明白確鑿如此而陸氏佃猶謂成人無陰厭陽厭不亦戾乎

又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注云皆辟正主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炘案攝主不厭祭是正主有厭祭明矣此不煩言而解安得如陸氏所謂成人無厭祭乎又鄭知不陽厭者少牢陰厭之祝詞曰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据經云不配是陰厭祝詞異於正主者無以某妃配之文是仍陰厭也故鄭知不厭者不陽厭也

凡成人之祭闕一厭者皆闕陽厭士及下大夫皆陰陽厭備有上大夫儐尸則闕陽厭蓋以儐尸當陽厭也士虞記詳紀無尸之祭只有陰厭無陽厭注云不復設西北隅者重閉戶牖奧也由是推之庶人無尸厭祭大戴禮無祿者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亦但陰厭而已

陳氏禮書云陰厭有元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嫡殤特牲故禮詳而備鼎俎殤與無後其禮略或不必特殺也嫡殤特牲故禮詳而備鼎俎殤與無後其禮略或不必特殺也

祭成人無不特殺故陽厭可闕而陰厭不可闕亦闕其畧者而已

釋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注云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按傳言無祭主注言無主後凡父母之喪子爲之後其祭也子主之今此婦夫已沒又無子則爲無主後無主後則無祭主矣古者重大宗大宗無後則族人以支子後之得主其祭是雖無主之宗子宗婦不得謂之無主後也惟小宗不爲立後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厭祭者不配是姑姊妹女子子之夫猶得祔食於宗子之家而妻不得與焉此其尤可哀憐者也向之出適降大功因其有受我而厚之者今既無後故仍服本服之期以致其哀憐之意此古人制服之厚也今大宗之法不行凡支子無子者族人皆爲立後既立後則有主矣其姪與昆弟仍爲之服大功可也

釋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

疏云父母有早卒者與兄弟其居而死愍其幼孤相育特加一等炘謂不然加一等者謂感兄弟同居養育之恩不及知父母之子爲同居之兄弟加服一等非同居之兄弟愍不及知父母之子加服一等也據經云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謂自幼失父母又無大功之親與小功之兄弟同居則小功之兄弟於已有長育之恩死加小功一等爲之服大功注云大功以上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言同財之大功昆弟相依相鄙分

所應然不必爲之加服亦以加一等者爲服同居之小功兄弟也

釋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

此於庶母之上加一等也其加一等者爲慈已加也仍是庶母而非慈母也謂之庶母慈已者而已服之者君子子也君子子者大夫嫡妻之子與公子嫡妻之子也大夫貴妾服緦子從大夫亦服緦所謂父之所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又因慈已之故加一等小功諸侯於貴妾無服公子亦不服至公子之子則祖不厭孫爲庶母亦當服緦因慈已加一等故亦服小功此二人者父在小功若父沒則適子當爲後既爲父後則不服故注云父沒則不服之矣庶子爲父後者僅爲其母緦麻豈適子爲父後者而服庶母慈已之服乎此庶母慈已者與齊衰三年章之慈母迥別與內則之慈母亦異康成以內則況之非是然訓君子子爲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甚確梁武帝議三慈母之服而去此章君子子三字令太子爲慈已者小功失禮意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八十二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八十三　南菁書院

學禮管釋十八　當塗夏炘心伯著

釋鄉飲酒義

鄉飲酒義一篇一部儀禮中賓主行禮及飲酒之節次與先王制禮之精義略具於此非僅爲鄉飲酒發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觀其會通以作斯篇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注庠鄉學也州黨曰序

炘按凡主人迎賓敵者皆拜迎於大門外鄉飲異者士庠門耳

冠禮前期宿賓賓出門左西面再拜冠日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外再拜醴使者主人迎于廟門外親迎壻至于門外主

八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士相見禮出迎于門外再
拜鄉射禮主人出迎于門外再拜聘禮郊勞賓迎于舍
門之外再拜歸饔餼賓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賓問卿
大夫迎于外門外再拜還玉于館賓迎于外門外覲禮
郊勞侯氏迎于帷門之外再拜賜車服侯氏迎于外門
外特牲饋食禮宿賓賓出門左西面再拜有司徹主人
出迎尸宗人儐主人拜以上皆主賓敵者迎拜於大門
外也

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炘按凡主人迎賓入門將右曲揖北面曲揖當碑揖謂
之三揖至階主人讓於客三然後升謂之三讓而后升

鄉射與飲酒禮同士冠禮賓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
階注入門將右曲揖三讓主人升注主人賓俱升士昏禮納采
賓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親迎
壻至于廟門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
奠鴈聘禮賓入門左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
西楹西東面歸饔餼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
讓大夫先升一等注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
升亦導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四讓主人乃許
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
不下主人也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問卿賓奉束帛入三
古文云三讓賓從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
揖皆行至于階讓注古文曰三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
聽命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

升以上皆三揖至階三讓后升之禮也

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注揚舉也今禮皆作騰炘按燕禮媵觚皆作騰疏曰盥洗揚觶者謂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謂既獻之後舉觶酬賓之時亦盥洗也按盥洗揚觶經文統言之以明致絜之義其實鄉飲酒惟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眾賓俱洗而不盥一人舉並有其酬賓獻介介酢主人主人獻眾賓俱洗而不盥一人舉觶及二人舉觶亦有洗無盥與舉觶之禮盥洗並有者惟燕與大射耳疏盥洗惟言獻賓又舉觶兼言盥洗俱與經不甚合

炘按盥洗揚觶鄉射與飲酒禮同燕禮主人獻賓北面盥坐取觚洗賓酢主人主人獻公主人酬賓同二人舉觶序進盥洗角觶二大夫媵爵同經云二大夫媵爵如下皆北面稽首至執觶待于洗南皆與前二人媵爵同初張爾岐云自酢階大夫獻公立司正獻士旅食獻庶子皆洗爵不盥大射禮與燕禮同特牲禮主人主婦陰厭時皆先盥主人初

獻主婦亞獻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獻賓與兄弟長兄弟眾賓長加爵嗣舉奠旅佐食獻尸皆洗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卽一人舉觶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卽二人舉觶殺于燕射者洗而不盥耳少牢陰厭時主人盥主婦不言盥者文不具也餘與特牲略同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皆降洗降盥其餘洗而不盥二人舉觶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亦洗而不盥以上皆盥洗揚觶之禮也

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注拜至謂始升時拜與主人升堂之後主人于阼階拜送者謂主人拜至訖洗曰拜至者謂賓也拜受者賓于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于西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按拜洗拜受拜送拜

既主人于賓賓于主人皆有之疏專以拜洗拜受拜
既屬賓拜送屬主人不足該鄉飲酒禮況全經乎
炘按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鄉射與飲酒禮同士昏
禮醴賓升主人北面再拜疏云拜賓至此堂飲之納采升堂
不拜至者賓升堂卽致命與聘禮同聘禮醴賓亦不拜至拜于私覿燕禮大射禮賓升主
人賓右北面至再拜注云拜賓來至也公食禮賓升公
當楹北面至再拜有司徹迎尸及侑主人東楹東北面
拜至燕禮主人獻賓賓拜洗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
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西階上北面坐
卒爵興坐奠爵遂拜賓酢主人同主人獻公公拜受主
人拜送公卒爵拜惟不拜洗主人酬賓拜受拜送前不
拜洗後奠而不舉故不拜既也大射與燕禮同特牲少

牢與尸行禮皆拜受拜送尸不拜洗亦不拜既與賓行
禮皆拜受拜送拜既而不拜洗凡旅酬之禮不洗不拜
既爵凡醴禮皆贊者洗酌以授主人故不拜洗醴有糟
啐而不卒故不拜既與飲酒禮異也
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
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
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炘按此總釋尊讓絜敬之義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其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
注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卿大夫
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卑不敢專大惠按鄉
人一鄉之人也士君子美稱
也卿大夫士皆在其內也

炘按禮經所載惟醴尊皆設于房中無元酒士冠醴賓醴冠者側尊一甒醴在房中服北士昏醴使者醴婦亦側尊甒醴于房中惟聘禮記醴尊于東廂五大一爲異又君尊兩壺左元酒設於東楹之西燕禮大射同鄭注所謂予君專此酒也其餘士冠醮用酒尊於房戶之間元酒在西鄉射尊於賓席之東左元酒鄉射於序有堂無室則無房戶故言賓席之東特牲尊於戶東元酒在西少牢尊兩甒於房戶之間皆與鄉飲酒同

羞出自東房主人其之也注羞燕私可以自專也按鄉飲酒坐狗胾醢也此云羞燕節升坐乃羞注云羞進也所進者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左房即東房是出自東房者不僅羞也薦與羞俱訓進則此羞兼有薦另有釋一篇詳之

炘按東房之羞鄉射亦當與飲酒禮同公食大夫禮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注云凡非一也飲食之具宰夫所掌也有司徹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臐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其餘燕禮大射特牲少牢俱有羞不言東房其出自東房可知惟公食大夫禮士羞庶羞由門入升自西階爲異蓋公食之庶羞多房中不能容故由門而入及眾人膳羞者既畢贊者仍負東房告備於公以明主人其之之意也

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注絜猶清也疏云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

屋冀也必在東者示主人所以自絜以事賓

炘按洗當東榮鄉射與飲酒禮同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東西之節南北以堂深南北之節注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屋爲夏屋疏云夏屋兩下爲之故有東西翼特牲記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少牢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士冠禮醮用酒洗有篚注云洗庭洗當東榮以上皆卿大夫士兩下屋之洗也若天子諸侯爲四注屋則洗當東霤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霤是也經文洗下有篚字敖氏曰衍文大射設洗于阼階東南無當東霤三字文不具公食禮設洗如饗饗禮今亡亦當東霤可知四注屋之東榮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注古文禮僎皆作遵象陰陽也注陰陽助天地養三賓象三光也注三賓象天三光者繫於天也陸氏佃曰成魄謂望後三日月以生明爲進生魄爲退退讓之事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方氏慤曰賓主介僎各坐於一方之位也天地嚴凝之氣注凝猶成也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按秋接夏而寒始至冬而寒盛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按春接冬而溫始春至夏而溫盛此天地之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注賓者接人以義言賓故以成主人之惠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注以僎輔主人以其仕在官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注聖通也所以通賓主之意也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

注將猶奉也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注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已令名免於刑罰也言學術道則此說賓賢能之事按賓賢能與正齒位雖不同而坐位則同

炘按此專言鄉飲酒坐位而亦與諸禮相通凡飲酒之禮皆有賓主賓皆席於戶牖間自主人視之則在北而近西故曰坐賓於西北非謂鄉飲之賓在西北方側坐也主人皆席於阼階上自賓視之則在東而近南非謂鄉飲之主在東南方側坐也有司徹之侑西序東面即鄉飲之介自賓視之則在西而近南故曰坐介於西南以輔賓非謂鄉飲之介在西南方側坐也燕大射之鄉賓左東上即鄉飲之僎自主人視之則在北而近東故曰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非謂鄉飲之僎在東北方側坐也經云四面之坐下經又曰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不亦深切著明乎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注祭薦祭酒嚌肺於席中惟啐酒注非專爲飲食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於相敬以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注致實爲盡酒也酒爲觴實疏云主人酬賓賓立卒觶致實謂致盡其所實之酒於西階上不就席卒觶者言此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按此卒觶即卒爵也蓋指主人獻賓言之非酬賓也疏見獻用爵酬用觶故以主人酬賓解之不知酬酒不飲何有於卒爵奠之於薦東而不舉何得云致實於西階上以散文言之獻以爵酬以觶一升曰爵三升曰觶本不相通以互文言之爵亦可曰觶觶亦可曰爵儀禮鄉射禮注云今文賓觶大夫之觶皆爲爵爵又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注云古文觶皆爲爵爵延禧中詔校書定作觶彼二經爵當爲觶此經觶又當爲爵皆寫者亂之鄭鄉飲酒主人獻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注云卒盡也於此盡酒

者明此席非專爲飲食起是鄭郎以飲義解飲禮非主人酬賓時矣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炘按自祭薦以至卒觶諸禮專指主人獻賓言之賓酢主人亦同其異者卒爵於阼階上耳鄉射禮主人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賓祭脯醢祭與取肺取肺坐絕祭尚左手嚌之嚌肺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遂啐酒祭酒啐酒西階上北面坐卒爵卒觶致實于西階上與鄉飲酒同燕禮大射獻賓祭薦嚌肺祭酒啐酒卒爵亦同特牲禮正祭尸祭薦主婦薦兩豆葵菹蝸醢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與飲酒異者薦無脯耳祭酒啐酒嚌肺卒爵惟卒爵于席上爲異悉與鄉飲酒禮同少牢正祭尸不舉奠故無祭酒啐酒卒爵之事其祭酒啐酒卒爵卒爵亦于席上悉具於主人酬

尸中祭薦嚌肺亦同不言嚌肺者文不具也食幹肩骼脊諸體皆嚌之則肺必嚌可知至於禮之殺者祭酒不啐酒祭薦不嚌肺禮經又一一可按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疏云賓丙六十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按正齒位之禮百歲者筋力已衰故不能與於飲酒之事自九十以至六十皆坐於堂上擇最長者一人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五十以下俱立於堂下階西黨正爲主人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疏云六十者三豆至九十者六豆不得爲籩豆偶也其五十者亦有豆但二豆而已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

弟之行立矣注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臨之禮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注鄉飲酒也尊賢尚齒而已

炘按此專言正齒位之飲酒與諸禮皆不相通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堂上坐席雖有賓有介有衆賓有遵者有孤卿有大夫之不同皆叙爵德無以年序者士冠禮醮兩豆士昏禮房中四豆聘禮堂上八豆西夾東夾各六豆公食大夫正饌六豆上大夫八豆庶羞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陰厭特牲兩豆少牢四豆正祭特牲四豆少牢加胾兩瓦豆醢兩瓦豆皆用偶不用奇且不因年而加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注速謂卽家召之別猶明也

炘按此專明鄉飲酒速賓拜賓門外之事然與諸禮亦通冠禮宿賓及贊冠者又迎賓門外再拜揖贊冠者其觀禮之衆賓不言則亦不宿不迎矣鄭鄉飲注云其不或否鄉射與鄉飲同燕禮大射命賓不宿賓亦不迎賓公尊故也聘禮有使者有上介有衆介公迎賓再拜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亦與飲酒迎賓大略相同特牲之尸卽鄉飲之賓賓長卽鄉飲之介衆賓卽鄉飲之衆賓宿賓門外特揖賓長旅揖衆賓然後祝尸及賓長不及衆賓

迎尸有司徹迎尸侑皆再拜賓及衆賓卽位於門內不迎其隆殺之節皆所以辨貴賤也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注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按介禮殺於賓者主人與賓三揖至階介與衆賓隨至階下主人酬賓之後始降階以介揖讓升無至階之三揖也拜至亦如賓其獻介之禮不拜洗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而至立司正賓酬主人之後始酬介而介又不酬主人也其衆賓之殺於介者主人堂下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與介之升堂拜至者異介辭洗衆賓不辭洗辟沃盥之讓洗介與主人偕升主人酌獻介至於主人獻衆賓則主人獨升實爵西階上衆賓之長始升階拜受觶嚮飲介坐卒爵衆賓立卒爵介卒爵拜衆賓卒爵不拜介酢主人衆賓不酢主人受爵者階降復位其禮之遞殺如此

炘按禮隆於正賓其次無不殺士冠禮迎賓三揖至階三讓升階贊冠者揖之而已自由賓階升也鄉射與飲酒禮同燕禮獻賓與鄉飲同獻卿則無俎且不啐酒矣然猶坐卒爵拜既爵也獻大夫則立卒爵不拜既爵矣獻士則惟士之長拜受觶其他并不拜受矣大射與燕禮同特牲禮獻賓如視濯時之長賓特拜衆賓旅拜其受獻不告旨然猶坐卒爵也獻衆賓則立飲矣獻長兄弟如賓儀獻衆兄弟如衆賓儀至獻內兄弟則不殊其長一如衆兄弟之儀矣有司徹獻尸侑侑降於尸者二無羊七清肉清又不啐酒其餘獻長賓獻衆賓獻兄弟獻內賓略如少牢隆殺之節皆可放而知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篇各一笙入三終主人獻之篇各一終主人遂獻工也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人也間歌三終間代也堂上歌魚麗堂下

笙由庚爲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堂下笙崇邱合樂三終鄭注
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堂下笙由儀爲三終鄉飲
酒禮云合樂謂歌樂衆聲俱作賈疏云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
笙磬合奏此詩按堂上歌周南
闕雎葛覃卷耳是爲周南三終堂上歌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是爲召南三終孔疏鄉飲酒義殊
下亦奏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是
失鄭意工告樂備遂出注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一人揚
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

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注流猶失禮也立司正
按一人揚觶是爲旅酬之始樂正遂入堂上堂下更歌迭奏可
謂和樂矣然工告備以後乃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
也揚觶在未歌奏之先立司正在告樂備之
後陳祥道謂間歌合樂繼以一人揚觶非是

炘按儀禮之樂有四節升歌一也笙奏二也間歌三也
合樂四也鄉飲與燕禮四節俱備惟鄉飲工入在一人
舉觶之後燕禮工入在獻大夫之後其中升歌畢公又
三舉旅而後笙入爲不同耳鄉射不歌不笙不間止有

合樂大射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不間不合樂皆志
在射略於樂樂以合樂爲盛故鄉射猶告樂備大射則
不告樂備也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始
鄉飲同特牲禮西階前之一觶即主人酬賓之觶至嗣
舉奠後兄弟弟子復舉東階前一觶爲旅酬發端是雖
有三觶實亦一人舉觶也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後使二
大夫媵爵於公公取一觶爲賓舉旅行酬有司徹上賓
三獻後二人舉觶於尸侑尸舉一觶以酬主人爲旅酬
發端然燕大射雖二人媵爵所行者實一觶有司徹雖
二人舉觶所行者亦尸一觶也立司正之禮惟鄉飲鄉
射燕禮大射有之蓋飲酒主於和恐失之流故立司正

以監之特牲有司徹皆祭畢飲酒主於敬以行和不患其失流故不立司正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注遺猶脫也忘也疏云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齒以次相旅至於執掌罍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豫酬酒之限是弟長無遺也主人酬介介酬衆賓雖據旅酬之時少長以齒終於沃洗因遂連言無算爵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朱子曰弟悌也言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炸按鄉射無介賓酬主人後則主人酬大夫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又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與鄉飲酒某子受酬異又云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於西階上較鄉飲酒爲詳又無算爵執觶者賓觶以至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注云錯者賓主人之觶以之次賓也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多者迭次於坐而已又云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於西階上注云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錯焉又曰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賓之受酬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其說少長以齒無不與旅亦較鄉飲酒爲詳燕大射公酬賓賓酬大夫大夫酬士至無算爵之時亦堂上堂下執事者皆與特牲醴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賓賓又酬衆兄弟有司徹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然後衆賓與兄弟及私人以次相旅至無算爵之時特牲記云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有司徹云

遂及私人爵無算則亦少長以齒沃洗者終必及焉可知也

降說屨升坐疏云此謂無數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至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堂坐也 脩爵無數疏云謂無算爵也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注朝夕朝暮聽事也不廢熊氏云謂行爵也飲酒之者既朝乃飲夕則罷其正也 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 注終遂猶充備也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炸挍鄉射徹俎後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眾賓皆說屨升坐與鄉飲酒同燕禮徹俎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皆坐大射徹俎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皆坐俱與鄉飲酒同至於特牲禮無算爵於階下行之有司徹無算爵辭行於堂上皆是祭畢飲酒與鄉飲鄉射燕禮大射之飲酒異故無說屨升坐之事也凡古人行禮惟昏禮親迎用日入三商為昏其餘皆質明行事未闇而畢故朝不廢朝莫不廢夕也又燕禮賓出公不送大射儀賓出公不送觀禮侯氏出不送此君與臣之禮如此若諸侯於異國之臣則亦送聘禮賓出公再拜送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於大門內再拜是也其餘冠禮昏禮醴賓畢送賓士相見賓退鄉射賓出士虞禮特牲禮賓出有司徹尸侑出主人無不拜送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

炘按此總結上五行由身而推之鄉而治國平天下卽在乎是故知王道之易易也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注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立三賓以象三光注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焉疏云按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云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大辰是也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炘按此覆述賓主介僎三賓取象之義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注祖猶法也狗所以養賓陽氣主養萬物

炘按儀禮牲用狗者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四篇其亭之皆於東方鄉射記云亭於堂東北與鄉飲酒同燕禮亭於門外東方注亭於門外臣所掌也大射不言亦亭於東方可知公食禮用太牢記亦云亭於門外東方特牲禮亭於門外東方西面北上少牢禮饗爨在門東南北上士冠禮孤子冠法若殺則舉鼎陳於門外直東塾北面疏云舉鼎者謂於廟門外之東壁饌所舉至廟門外之東士昏禮親迎之夕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則亭牲皆於東方可知矣至於士虞禮之側亭於廟門外之右反吉故也

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注海水之委也

炘按鄉射設洗於阼階東南水在洗東與鄉飲酒同士

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特牲禮設洗於阼階東
南記云水在洗東少牢禮設洗於阼階東南司宮設罍
水於洗東有枓燕禮設洗篚敖繼公云篚衍文於阼階東南罍
水在東大射儀同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今饗禮亡以
燕禮況之亦當於阼階東南罍水在東也
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注大古無酒用水而已
炘按此覆述上文尊有元酒貴其質也之義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注春猶蠢也蠢動生
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注假大也
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注愁讀爲揫揫斂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注察
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察或爲殺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賢注南鄉鄉仁賢長大萬物也石義俏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注獻酬之禮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注言禮之所共由主人出也

炘按此覆述鄉飲酒禮坐位也觀其於賓曰必南鄉介曰必東鄉主人曰必居東方可無疑於上文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之側坐矣

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注言禮者陰也大數取法於月也

炘按此覆述上文三讓三賓之義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八十三終

仁和葉維幹上海范本禮校